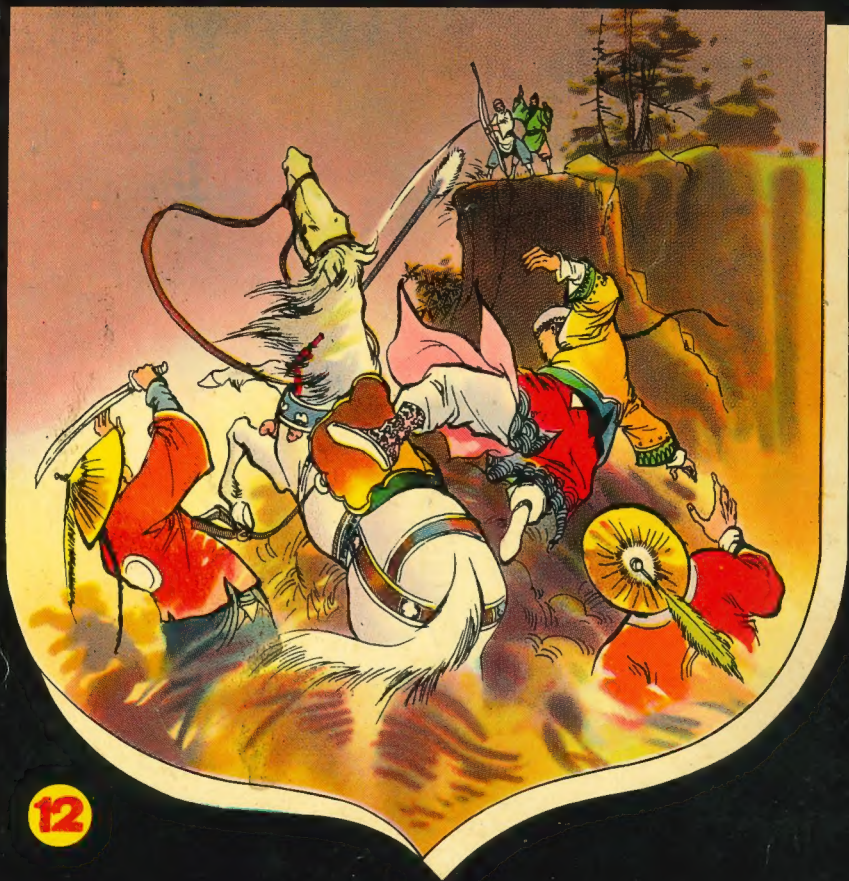


金鋒著



劍魂離母子



金鋒著

劍魂離母子

第十二集



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目次

第五十七回：古寺潛身驚奸相……………七八九

第五十八回：雌雄易弁賺公子……………八〇四

第五十九回：禁院重重伏喇嘛……………八一九

第六十回：漪瀾堂雙道滅碧血……………八三二

第六十一回：黑地道女俠捉權奸……………八四七

第六十二回：離相府羣雄空抱恨……………八六一

第五十七回：古寺潛身驚奸相

和坤估不到半夜三更來了暴客，嚇得魂飛魄散！他趕忙回頭一望，站在自己背後的是個醜陋無比的黑袍道姑，正是癩道姑洪仙韻！和坤一看見了她的樣子，便自覺得反胃，但是又不敢開罪她，只好在臉上強自裝出笑容，說道：「哦！洪道長半夜降臨，有何賜教？」

癩道姑一雙眼睛朝着天花板，冷冷說道：「唔！貧道今天到來，是向中堂大人辭行，由明天起，貧道就要返回西域塞外去啦！」和坤怔了一怔，本來癩道姑雖然脾性古怪，與人落落寡合，但是她本領高強，換句話說，只有她一個人，勉強可以和史存明對手，如果她一旦離開了，自己無形中失掉一重有力保障！和坤把算盤向書案角落一推，伸腿打個呵欠，說道：「哦！道長在京師不是住得好好嗎？怎的要返回塞外去？」癩道姑並不回答他這句話，却把面孔一板，冷冷說道：「中堂大人，你這幾年以來，發的財可不算少哩？是與不是？」

和坤也是個聰明人，一聽癩道姑的語氣，便明白她來意不善，立即改了口吻，笑道：「洪道長既然一心一意要返回西域去，我也不便強留，明天我吩咐帳房送一千兩銀子，幾幾之數，算是程儀便了……」和坤還不會把話說完，洪仙韻已經冷笑一聲道：「多謝相爺的好意啦！剛才我到相爺的藏寶樓走了一遍，拿了多少東西，不勞相爺再送銀子哩！」她說着伸手向懷裡一掏，取出一個小小的錦袱來，錦袱裡面赫然有一串明珠，兩件瑪瑙寶石，這明珠是晚上能够放光的，價值連城，單是一顆，已

價值銀子三千兩以上，還有那兩件瑪瑙寶石，也是價值不菲的至寶呢！癩道姑竟然不問自取，偷盜了這些東西，相府藏寶樓的防守何等嚴密？癩道姑居然能够自來自去，如入無人之境，和坤一見之下，不禁面色大變，就要發作！

洪仙韻呵呵大笑道：「相爺這幾年以來一帆風順，珠玉盈斗，金銀滿倉，貧道拿了這些東西，諒來也不傷廉，等如太倉之取一粟罷了，中堂大人如果心疼這些寶物，貧道可以留下一件東西，給相爺做抵押！」她說着袍袖一甩，寒光閃處，抖出那柄烏金短劍來，和坤一見了短劍，嚇得魂飛魄散！顫聲說道：「道道長長要什麼……只只要拿……拿去便了，何用抵押？請吧！」癩道姑扳着面孔道：「我洪仙韻一生不受嗟來之食，不取意外之財，這些珍珠瑪瑙你送不送？請說！」和坤連聲答道：「送！送！」癩道姑方才放寬了面孔，笑道：「好！這是你甘心情願送給我的，不是我強搶了！相爺，古人有一句話，投桃報李，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，史存明這班人，已經混入京師啦！」和坤聽了當堂嚇一大跳！急忙問道：「史存明這一班叛逆又來了嗎？巡城兵馬司太不中用！怎的會被他混入城裡的？」

癩道姑打了個哈哈，說道：「他怎樣進來的？我可不知道啦！史存明這一班人，住在龍泉寺裡，好！我的話說完了！再見！」她說到這句話，身子一幌，便自去得無聲無臭，沒影無踪！由這天起，癩道姑果然在京師絕了踪跡，不再露面，這是後來的話不提。

再說和坤聽見史存明到了京師，真個好比芒刺在背，坐立不安，他再也沒心計算自己的財寶了！到第二天早上，和坤循例入宮早朝，散朝之後，他向乾隆皇帝說道：「老佛爺，微臣有重要事向皇上

啓奏！」乾隆帝愕然道：「哦！有重要的事嗎？到勤政殿說吧！」勤政殿就在太和殿內重，乾隆帝每逢有重要事，一定在勤政殿和大臣商量，這次當然不會例外，和坤進了勤政殿，向乾隆帝稟道：「老佛爺，微臣接到一個消息，史存明那一班叛逆，又再混進京城了！」

乾隆帝大吃一驚，說道：「哦！叛逆又來了嗎？他們躲在那裡？」和坤說道：「哦！他們在龍泉寺！」龍泉寺在北京城崇文門附近，距離紫禁城不到數里之遙，史存明居然這樣斗胆匿跡在龍泉寺裡，毋怪乾隆帝聞報失色了！和坤接着說道：「老佛爺不用猶豫，馬上派重兵包圍龍泉寺，將圍寺僧人和叛逆一起拘捕，寸草不留，立斬無赦！」乾隆不等他說下去，立即擺了擺手，說道：「不要說下去了，朕來問你一句，咱們過去幾次派重兵圍捕史存明，可有捉拿過他，傷過他半根汗毛沒有？」

和坤聽了乾隆帝這幾句話，不禁語塞，皇帝說的話半點也沒有錯，過去史存明幾次進出皇宮，自去自來，如入無人之境，有兩次知道了史存明匿藏的地方，派兵搜捕，結果也給他們巧妙免脫，他只好改口說道：「老佛爺所說極是，但是叛逆公然匿伏在禁城大內，未免斗胆猖狂，太過不成話啦！」乾隆笑道：「這個朕自然有對策，卿且退在旁邊，待朕傳喚尼堪布來商量一下吧！」和坤唯唯諾諾，乾隆帝果然吩咐內侍傳旨，不到半個時辰工夫，雍和宮護法大喇嘛尼堪布到勤政殿來了。

尼堪布見了皇帝，立即合什請安，乾隆問道：「大師，朕吩咐你聘請青藏派能手的事，已經辦到了嗎？」尼堪布恭敬地回答道：「啓稟陛下，小僧已經遵旨去做了！可是咱們紅教近百多年以來，備受黃教摧逼，人材零落，好手寥若晨星，小僧費盡心力，方才聘請了川邊昌都地方一位能手，名叫霍都巴罕，昨日方才進宮，等候陛下召見！」原來西藏喇嘛，一向分爲紅黃兩教，紅教喇嘛衣色尙紅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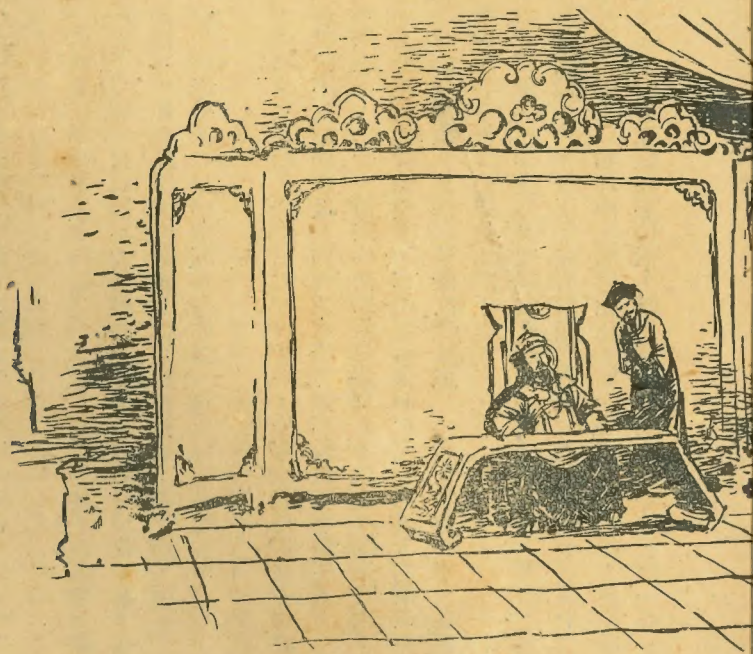
黃教喇嘛衣色尙黃，兩派勢同水火，明朝以前，西藏全境盡是紅教喇嘛勢力，明朝中葉以後，黃教勢力開始抬頭，宗喀巴兩個大弟子，班禪達賴統治了前後藏，紅教在西藏的勢力一落千丈，過不多時，連西藏也站不住脚，退到青海川邊一帶，滿清雍正年間，大將軍羹堯討平青海，擒斬青海的汗王羅卜藏丹津，得力紅教喇嘛幫助不少，雍正是個雄才大畧的皇帝，立即把這一班紅教喇嘛聘到京師，安置在雍和宮裡，這班紅教喇嘛死心塌地的跟滿清皇帝做走狗，



聘來京的西藏紅衣喇嘛密宗高僧霍都巴罕。

無非是痴心妄想有一天憑藉清朝的力量，打回西藏罷了，尼堪布說了這兩句話，乾隆帝不禁大喜，立即降旨，傳諭霍都巴罕入宮晉見。

過了一頓飯的工夫，霍都巴罕在尼堪布陪同之下，到勤政殿，乾隆帝與和坤看那霍都巴罕，身高九尺，巨顙海口，獅鼻豹眼，一部刺蝟也似的虬髯，貌相十分威武，可是撐着腦袋的一條頸子，又瘦又長，身上却是瘦骨嶙峋，活像一根竹篙也似的，跟他一顆大腦袋完全不相稱，走起路來飄飄幌幌，



乾隆帝在勤政殿上，召見雍和宮總護法尼堪布招

形狀十分可笑，勤政殿石階下面的武士，看見霍都巴罕頭大身細，模樣滑稽的樣子，個個暗裡覺得好笑！

乾隆帝吩咐內侍搬過錦墊來，賜霍都巴罕落了座，問道：「大師在川邊居住了許多年，練的是什麼本領呢？」霍都巴罕嘖嘖咕咕的說了一陣，原來他不大懂得滿漢言語，說的是川邊土話，全是蠻夷雀舌之音，尼堪布却替他繙譯，說道：「霍都巴罕大喇嘛說，他練的是密宗上乘氣功，跟中土武林宗派的本領，截然不同，具有無上威力，老佛爺如果要想開眼界的話，可以降旨吩咐宮中武士，跟他比武！」

霍都巴罕這幾句話十分傲慢，他初次見皇帝，便說出這樣的話來，分明沒有把清宮一切武士侍衛，放在眼裡！和坤暗裡怪責這藏僧說話不知高低進退，那知道乾隆帝並不惱怒，哈哈笑道：「很好！大師要跟他們合手，再好沒有，叫領班來！」大內領班侍衛以前是薩刺海，薩刺海幾個月前，跟皇帝到塞外木蘭秋狩的時候，被史存明岳金楓兩人在山頭上，運用強弓鐵箭射死，補充大內領班的名叫董開甲，是個漢軍旗人，奉召之後，立即到勤政殿裡來，乾隆向他說道：「這位霍都巴罕是新聘來的護法喇嘛，朕要看看他的本領，你挑選四名一級武士跟他比鬥！」

董開甲說了一聲遵旨，剛要退下，霍都巴罕突然又嘖嘖咕咕說了一陣，尼堪布又說道：「皇上聽稟，霍都巴罕大師說，四名武士跟他比武，人太少了，沒有看頭，老佛爺還是指撥十名至十二名武士下場和他交手，方才可以顯出真正本領哩！」和坤面上勃然變色，乾隆笑道：「很好！董領班，你就挑選十二名一級武士跟他相鬥吧！」董開甲滿肚皮不快活，暗罵好個狂妄的賊禿驢，你一心一意要把

咱們做練武的靶子，叫你知道我們的厲害！他立即走下勤政殿，須臾之間，已經召集了六名滿洲衛士，六名漢人衛士到石階前，總共一十二人，滿洲衛士用的兵刃是長柄馬刀，漢人衛士用的兵刃却是鑲鐵纏槍，亮光閃閃，霍都巴罕看了這些衛士一眼，又向尼堪布嘖咕說了一陣，尼堪布再向乾隆皇帝說道：「老佛爺聽稟，霍都巴罕大師還有一個不情之請，他請這一十二位參加比武的衛士，每個人都用厚毡包裹身體，因為比武時候，他決不會留手，如果弄傷了這些武士時，對皇上很不好看哩！」

乾隆帝估不到霍都巴罕還有這樣古怪的請求，不禁怔了一怔，董開甲再也忍耐不住了！他向乾隆皇帝奏道：「啓奏皇上，一個練武的人，與人動手，向以輕靈巧快為主，如果照這位大師說，咱們這些武士的身上，每人捲上厚毡，無疑多了一重累贅之物，如何可以克敵致勝？這叫做強人所難，倘若這樣，咱們乾脆不用比啦！」尼堪布知道了霍都巴罕的意思，合什說道：「董領班的話很對，霍都巴罕大喇嘛這個請求，委實有點不近人情，不過老納還有一個變通辦法，就是把宮裡的地毡，統統搬來，在這一片石階地上，鋪上幾重，這樣一來，比武打敗的一方面，絕不會受損傷了！不知道老佛爺答應不答應？」乾隆帝一聽之下，不禁大喜說道：「好！就這樣吧！」

北京地毯向來是馳名天下的織造產品，尤其是皇宮用的地毯，更加巧奪天工，精緻絕倫，每張地毯鋪在地上，足有三寸多厚，乾隆帝一道旨令，宮女太監們紛紛把地毯捲起拿來，足有一百五十張，和坤親自指揮值殿太監，把這一批地毯，統統鋪在地上，分做三層，這樣一來，勤政殿前變了一片「毡海」，五光十色的地毯，佔了四十多丈見方一段地面，霍都巴罕點了點頭，表示滿意，他走到「毡海」的中心，盤膝坐下，尼堪布向那些武士說道：「霍都巴罕大喇嘛坐在地上跟各位交手，各位只

管上前撲攻，各盡所長，向他身上要害招呼，不用客氣！」

這十二名武士勃然大怒，霍都巴罕坐在地上和自己交手，分明把自己這班人當做小孩子般的戲弄！董開甲道：「好！大家過去討教這位大喇嘛的高招，只怕咱們這一輩子，還是初次這樣跟別人交手呢！」十二名武士分開左右，六個滿洲侍衛向左，六個漢人侍衛向右，刀槍並舉，霍都巴罕雙手合什，低眉垂目，對這十二個疾跑而來的敵人，連正眼也不瞧一下，這一來更加激起了衆武士的怒氣，跑在最先的兩個武士，更不打話，兩柄馬刀一起，交叉並遞，戳斬霍都巴罕頭頸，霍都巴罕連眼睛也沒有睜開來，陡的伸出雙手，照準二武士的刀背一彈，噹噹兩聲大响，左面武士的刀，蕩向右邊，右面武士的刀，蕩向左邊，他們兩個的馬刀幾乎撞在一起，兩人的身子也不由自主，歪歪斜斜，倒退出了幾步去！

其餘的武士看見這兩個同伴的樣子，不禁大起疑團，但是到了這個時候，可以說是騎虎難下，要不拚也不行，他們叱喝一聲，刀槍並進，十幾件兵刃寒光閃閃，眼看就要在霍都巴罕身上添十幾個透明窟洞，這番僧倏的一聲冷笑，伸出兩隻衣袖來，向外一揮，左右一捲，他這樣輕描淡寫的一揮一捲，那十二名武士立即覺得對方衣袖發出一股奇異的吸力來，把各人手中的刀槍，牽引得歪歪斜斜，比如站在霍都巴罕正面的一個武士，抖槍直刺番僧胸膛，却被他的吸力一牽一引，連人帶槍轉過右邊，直向另外一個同伴的懷裡撞進去，又比如竄到霍都巴罕右邊一個武士，雙手舉起大砍刀，猛向番僧頭頂砍落，被那股奇異的吸力一推一托，刀鋒向左邊蕩出，險些砍向另一個同伴的頭上，霍都巴罕坐在地上，衣袖連揮兩圈，只聽見一陣叮叮噹噹，兵刃互撞的聲响，十二名武士的刀槍自相衝突，

變成了你刺我、我刺你，那裡還像跟敵人比鬥的樣子？大家吃驚不小，霍都巴罕陡的一聲長笑！雙袖向外一揮一捲，站得最近的兩個武士，首先直拋起來，就像遇了狂風的樹葉一般，砰砰兩聲，拋出三丈多遠，撲通咕冬，摔倒在軟如棉墊的地毯上！全靠有這一着，方才沒有損害！

餘下的武士看見同伴這樣的摔跤，以為霍都巴罕使的不是而武功，是「妖法」，不禁心胆俱寒，要撒兵刃後退，霍都巴罕說了一句川邊土語，左手衣袖往回一捲，左邊四個武士連人帶刀槍撞過右邊，他右手的衣袖接着向外一甩，右邊四個武士也像喝醉了酒的人一般，步履歪斜，不由自主撞向左邊，這八個武士幾乎撞個滿懷，手裡的刀槍也險些兒戳在自己同伴身上，添個透明窟洞，大家急不迭忙把刀槍向地下垂，方才避過厄難，霍都巴罕又叫了一聲：「倒！」兩隻衣袖左右一旋，八個武士跟着他衣袖回轉之勢，踉踉跄跄的轉了一個圓圈，然後仰面朝天的跌倒，他們個個跌倒的姿勢都是背脊貼地，屁股向天，一無二致！

乾隆帝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，這十二個武士羞憤交迸，他們在清宮內，全是一級侍衛的高手，上來不到三回兩合，便挫敗得這樣狼狽！有兩個脾性暴烈的，跳起身來，不管三七廿一，掄起手中鋼刀，喝了聲：「着！」馬刀挾風劈落，那知道他們這一下，吃的苦頭更大，原來霍都巴罕衣袖旋轉了一圈，距離頭頂三尺以內，構成一道力網，這力網是無形的，就是霍都巴罕雙袖向地垂落之後，它也有片刻工夫停留，這兩個武士不知底細，兩柄馬刀一落，給這力網一撞，那兩柄刀猛地反彈上來，這種內勁力量，對方用力越大，反震之力越猛，刀背幾乎拍中兩武士的腦袋，好在他們還算見機得快，立即撒手，兩柄馬刀呼的一响，飛出兩丈以外！乾隆帝看在眼裡，不禁嚇一大跳！

霍都巴罕露了這一手，餘下十多個滿漢衛士心寒氣餒，誰也不敢上前再鬥，他們暗裡叫道：「邪門！邪門！這番僧用的那裡是武功，分明是用妖法！」乾隆看見那些武士躊躇不前的樣子，立即傳下聖旨，叫道：「止鬥！」十二名武士如釋重負，退在一旁，霍都巴罕方才站起身來，向皇帝跟前告罪，太監內侍收回地毯，乾隆大惑不解，問道：「聖僧剛才用的是武功，還是紅教裡的大法？」

尼堪布在旁邊合什說道：「皇上聽稟，世上根本沒有妖法這一回事，剛才霍都巴罕大喇嘛用的，不過是密宗氣功罷了，『密宗』兩字是藏語，出自大乘法華經典，意思即是無所不能，在西藏深山裡，許多修持密宗大法的喇嘛，端坐在石窟裏，往往一坐就是五六十年，七八十年，比起中土和尚坐關的時間還長，一個人能够把密宗本領練到上乘境地的，真個是入火不焚，入水不溺，甚至把他活埋在泥土裏，經過十日十夜，再掘出來，仍舊生存，佛家說是金剛不壞之身，密宗本領可說當之無愧，霍都巴罕大喇嘛的本領還不止於這些，剛才演給皇上看的，不過是雕虫小技罷了！」

乾隆帝一聽之下，龍顏大悅，說道：「霍都巴罕有這樣的奇能，真正是當世的活佛，朕立即吩咐理藩院，揀擇黃道吉日，策封他做章嘉克圖活佛，總管雍和宮一切吧！」原來喇嘛地位最崇高的，除了「達賴」「班禪」之外，還有「活佛」，這些活佛多半是達賴策封的，派到蒙古、青海、新疆等處，喇嘛教盛行的地方，主理一切，「活佛」也和達賴，班禪一般，死了之後會再輪迴，降生到別的地方，成為「靈童」，也即是再世活佛，所以活佛的世代，從不間斷，乾隆帝爲了要懷柔霍都巴罕，一見面便親口策封他做「活佛」，地位比尼堪布還要崇高，真正是後來居上，霍都巴罕不禁喜出望外，合什連連稱謝不已！

皇帝等霍都巴罕謝恩之後，又向尼堪布道：「像活佛的密宗本領，不知道朕可不可以照練？能够會有一天，練成他那樣本領呢！」尼堪布微微一笑道：「中國有一位孟夫子，曾經說過這一句話，『人皆可以爲堯舜』，又有一句俗語，『神仙也是人變的』，老佛爺要學密宗本領，也無不可，不過第一要戒女色，第二要絕瞋怒，第三要在開首五年之內，戒絕葷酒……」乾隆帝不等他說下去，已經將手連搖，說道：「這幾戒朕連一樣也不成，這密宗還是不學啦！」

和坤聽了乾隆帝的話，在旁邊作出會心的微笑，霍都巴罕突然噤噤咕咕，向尼堪布說了一陣土語，尼堪布又向乾隆合什說道：「活佛向皇上說，皇上雖然不能够練密宗本領，却可以練瑜伽術，練瑜伽沒有以上那些戒律，可以益壽延年，皇上祇要每天練一個時辰便行了！」乾隆帝不禁大喜，嗣此以後，他果然天天在養心殿裡，跟着霍都巴罕練瑜伽術，後來乾隆帝的身體果然逐漸強壯，壽享遐齡，直到八十六歲方才龍馭上賓，那時候他除了做足六十年皇帝外，還做了六年「太上皇」，方才謝世，（乾隆六十年禪位給嘉慶，稱太上皇，再六年崩。）這完全是他練瑜伽術的緣故，這是後來的話不提。

再說乾隆帝策封了霍都巴罕之後，和坤一心記掛着史存明，岳金楓這班「叛逆」，匿居在龍泉寺的事，他向乾隆帝道：「老佛爺，咱們怎樣收拾史存明這一班反賊？龍泉寺距離紫禁城不遠，萬一……」乾隆不等他說下去，立即擺了擺手，說道：「卿家毋須過慮，朕已經有主意！」他向尼堪布、霍都巴罕二人說道：「明天上午，朕欲擺駕到龍泉寺進香，卿家二人護駕！」

皇帝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和坤吃驚不小！反賊躲在龍泉寺裡，皇帝還要進香，豈不是自投虎口，

送上門給人家殺嗎？他還要再諫時，看見乾隆帝面色凜然，和坤是個善於見風駛鰲的人，立即住口不說了，到第二天早上，乾隆帝果然坐了四輪馬車，帶齊全副儀仗，在尼堪布、霍都巴罕和一班雍和宮喇嘛翼衛之下，浩浩蕩蕩的來到龍泉寺，親自上香，龍泉寺的方丈鑑光大師，率領寺裡全體僧衆，列隊出迎，皇帝在佛前上香之後，又在龍泉寺的內外巡行一遍，然後由方丈，知客陪伴着，到般若閣用膳，吃的當然是寺裡的素筵，直到黃昏傍晚，方才興盡而回，這一次皇帝到龍泉寺進香，出乎意料之外，連一點驚險也沒有！和坤看見乾隆帝無恙回來，暗裡連叫慚愧，癩道姑洪仙韻分明是有意戲弄自己！好在皇上平日對自己一向寵愛，不然的話，「欺君」這兩個字，自己就要担当不起，腦袋馬上要跟頸頸搬家哩！

你道史存明這一班老少英雄，是不是真正的躲在龍泉寺？還是癩道姑有意撒謊騙和坤？其實癩道姑洪仙韻，一點也沒有錯！史存明孟絲倫夫婦，和岳金楓，鐵簍，銅拂這一班人，的確是躲在龍泉寺裡，不過沒有露面，連寺裡的和尚也不知道罷了！他們這許多人躲在寺內，怎的連和尚也不發覺呢？這裡大有說明的必要，原來史存明進了京城之後，首先要找一個可以躲藏的地方，好使大家有一個安身的巢穴，但是自從經過幾次擾亂皇宮之後，客店不能夠再住了，蒙古人的棚寮也不能夠當作安身之處，因為九門提督府的巡城官兵和順天府的官差捕快，時時刻刻注意這些地方，甚至要住到八大胡同的妓院也不行，因為官府埋伏了不少眼線，連舖陳市的拾荒窮人也不能夠假扮了！巡城兵馬司已經對北京城裡的「混混兒」（即是地痞流氓）也管制起來，叫他們一發覺面生可疑的人物，就要向官府告密，史存明爲了要找藏身地方，傷透腦筋，他祇好向金弓郡主問計，孟絲倫沉吟了半天，忽然說

道：「我們要想隱秘安全，最好躲進和尚寺去！」

史存明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那怎可以？和尚寺這樣多人，衆目睽睽，咱們又不是出家人，決不能在僧寺掛單的哩！」孟絲倫嬌嗔道：「那一個要你掛單，虧你也是個幾十年的老江湖了！偌大一座京城，還找不到一個安身地方！我已經想好了，天色入黑，我帶你到一個安全地方去吧！」史存明不知道妻子閻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？心中納悶，到了晚上，史存明換過夜行衣服，孟絲倫帶着他直奔皇宮，天山大俠不禁愕然站住脚步，說道：「娘子！錯了！今天晚上，咱們並不是要到紫禁城哩！」

孟絲倫嗤的一笑，說道：「那一個帶你到紫禁城去，跟我來吧！」她一路上縱躍如飛，繞過什剎海邊沿，一直來到承天門附近，金弓郡主用手指了指屹立在夜影裡的龍泉寺，說道：「咱們進去！」史存明想起妻子剛才那一句話來，恍然大悟，她說要想隱秘，最好躲在和尚寺裡，天山大俠知道自己妻子一定另有奇謀，兩人飄身越牆而進，孟絲倫帶着丈夫一直來到藏經閣下，用手一指，笑道：「這不是絕好藏身之地嗎？我有沒有騙你！」

史存明心裡的啞謎，聽了這兩句話方才揭曉，金弓郡主說的安全地方，原來是龍泉寺裡的藏經閣，這龍泉寺是元朝泰定年間勅建的，佔地很廣，寺內的藏經異常豐富，閣樓一共兩層，一年到晚重門深鎖，祇有每年四月浴佛節前後幾天，寺僧方才入閣洒掃，如果在這裡藏身，當真最好沒有！金弓郡主笑道：「這地方十分清淨，一年之中，難得幾天有人，閣裏的經櫃不是現成的臥床嗎！咱們住在這裏，祇要不出聲點火，那一個知道呢？」史存明拍手道：「妙極！」主意決定，更不猶豫，到第二天晚上，史存明夫婦和岳金楓、呼倫齊、鐵簍、銅拂，與及史劍虹、史凌霄、狄鵬舉三位小俠，老少

一共是九個人，進入藏經閣裏，至於管寒溪、桂月娥、凌志輝、凌雲燕兄妹四人呢？這四位武當派小俠並沒有跟他們進入北京城裏，只和海爾瑪、阿孟生這班蒙古人同在一起，徘徊在城郊門頭溝一帶罷了，這班人全數化整爲零，十個八個人做一小隊，有的扮做拾荒窮漢，有的扮做螺伏馬販，以上就是史存明混進京師的經過，至於癩道姑洪仙韻怎樣知道他們匿跡在龍泉寺呢？說也湊巧，就在他們入住藏經閣的第三天，金弓郡主爲了自己這班人有一個長時間在閣裏蟄伏，便派呼倫齊到外邊去，採買一批干糧用品，趁着天交三鼓，夜深人靜的時候，用幾個大布袋盛好，運入寺裏，恰好被癩道姑遇見，洪仙韻自從經過幾次跟史存明交手，都是落在下風之後，她那一顆好勝心，已經大爲減殺，癩道姑想着武功之道，優勝劣敗，一絲一毫勉強不得，自己的子母離魂劍，始終不能夠跟史存明爭長短，心灰意冷之餘，便拿史存明蟄伏在龍泉寺的消息，向和坤大大的敲了一筆竹槓，方才飄然引去，她這一下並不打緊，反爲把和坤害得杯弓蛇影，驚嚇了一大場哩！

當乾隆帝到龍泉寺進香的時候，藏經閣裏蟄伏着的一班天山英雄，本來預先知道了！依照岳金楓的意思，就要趁這機會向乾隆帝下手行刺，金弓郡主却是極力不贊成，她說：「乾隆帝怎的遲不來，早不來，偏偏在咱們來了之後，到龍泉寺進香？內裏一定是有詭計，咱們不要上釣！」大家一想也是，於是按兵不動，孟絲倫的眼光果然獨到，這一次天山派羣雄如果冒失動手，向乾隆帝行刺，恐怕馬上遭了不測之禍！

乾隆帝離開了龍泉寺，藏經閣裏面一班老少英雄，接着秘密商議，決定今後自己怎樣行動，呼倫齊道：「咱們這一次到京師來，爲的是要做幾件轟轟烈烈的大事，難道要像老鼠一般，蟄伏在這裏

嗎？不管怎樣，咱們也要進皇宮去，攪他一個翻天覆地！」史存明道：「低聲，攪他一個翻天覆地有甚麼用？咱們進京城來，要做的是大事，並不是要逞荊軻聶政之勇，去幹那些小枝小節！」呼倫齊不禁面上一紅，孟絲倫道：「我已經想過了，皇帝方面，咱們可以暫時從緩不用理他，咱們還是首先除掉和坤這個奸相再說！」一提起和坤來，衆英雄個個熱血沸騰，異口同聲的向孟絲倫問道：「孟郡主，咱們怎樣下手？」金弓郡主沉吟半晌，方才說道：「法子倒有一個，只是要你們幾個人，女的扮做男人，男的扮做女子，不知道你們裝扮得像不像？」

第五十八回：雌雄易弁賺公主

呼倫齊一聽這幾句話，呵呵笑道：「要我來扮女人，我這個大鬍子，扮起來也不像啊！還是由史老弟，狄世兄扮吧！他們全是漂亮的小白臉，只要穿上女子衣裳，就像個年青姑娘啦！」大家忍不住笑，史存明道：「大家不要高聲，提防隔牆有耳！」他止住了衆人，向孟絲倫問道：「娘子，你叫他們的扮女，女的扮男，究竟是甚麼意思？」

金弓郡主笑說道：「我來問你一句，和坤有一個兒子名叫豐紳殷德，他娶了乾隆皇帝的十公主，跟皇帝對了親家，是與不是？」史存明恍然大悟道：「對了！豐紳殷德是乾隆的駙馬，娘子，你難道要在她的身上使計？」孟絲倫點了點頭道：「不錯，我聽見人家說，這一位十公主由小時候起，便自與衆不同，最喜歡女扮男裝，微服遊行，現在也是一樣……」岳金楓把手一拍道：「嫂子，我明白了，你要把十公主攔來，當做押頭，要脅和坤父子就範，是與不是？」他以為自己這一下必定估中，那知道金弓郡主這回却是大搖其頭，說道：「不是！你估差了！我要想一個方法，叫他們接近十公主，混入和坤的相府裏，然後依計行事！」天山大俠史存明暗裏點點頭，說道：「哦！原來這樣，那麼怎的要他們男扮女和女扮男呢？」金弓郡主孟絲倫道：「因為我們這一班人，差不多每個人都跟清宮衛士與和坤相府的武士交過手，如果就這樣的派他們去，一定被對方認出廬山面目，豈不是弄巧反拙？虹兒、霜兒，你們過來！」史劍虹兄妹應聲上前，金弓郡主向他們說道：「虹兒，由明天起，

你要扮做女子，化雄爲雌，霜兒，你却要女扮男裝，易釵而弁，一個要學娘兒音腔，一個要學丈夫體態，知道沒有？」

史劍虹、史凌霄兄妹連連點頭，狄鵬舉在旁邊掩口竊笑，金弓郡主瞥了他一眼，忽然說道：「鵬兒！你過來！」狄鵬舉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老前輩叫弟子有何吩咐？」孟絲倫道：「你不會跟清宮武士交過幾次手，面目陌生，由明天起，你也改扮女子吧！」狄鵬舉抓抓頭皮，遲疑半晌答應了，面色十分尷尬，各人哄然大笑。

孟絲倫指派了史劍虹、史凌霄、狄鵬舉三個人之後，又向呼倫齊道：「你來！」呼倫齊慌忙說道：「孟郡主，你要我蹈湯赴火，件件都行，要我扮姑娘嗎？我呼倫齊砍了腦袋，也不答應！」孟絲倫道：「我不是叫你扮女人，祇要你扮演一下惡霸無賴的脚色，你明天出城去，吩咐海爾瑪派二十名兄弟進京師，又叫管寒溪、桂月娥他們四人也一同進城，可知道嗎！」呼倫齊聳聳肩膀道：「唔！扮強盜惡霸我最當行，好！我明天出城去！」

史存明看見金弓郡主調遣人馬，分配角色，已經約畧明白過來，知道妻子安排的是甚麼妙計了！不禁作出會心微笑，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呼倫齊果然帶了管寒溪、桂月娥、凌志輝、凌雲燕，以及二十名蒙古兄弟進城，孟絲倫就在承天門附近跟他們相晤，面授了一切機宜，大家唯唯諾諾，依計行事不提。

再說和坤兒子豐紳殷德的駙馬府，就在北京城南的石駙馬胡同內，石駙馬胡同的盡頭處，有一片半畝方圓的空地，這天清早，空地上來了七個青年男女，這七人是四個女的，三個男的，四個少女全

是短裝窄袖，英姿颯爽，三個男的却是面目姣好，唇紅齒白，彷彿還帶着一些靦腆的感覺，他們一到了空地上，立即拿出竹竿和繩索來，圍圍圍了一個把式場子，四個少女馬上分散開來，每人取出一面小小銅鑼，噹噹噹的用力敲打，這是跑江湖賣把式的鑼聲，不到半晌，繩圍四面已經聚攏了許多閒人，個個來看熱鬧，原來北京城裏，一般江湖賣解，三教九流人物，多數屬集在天橋一帶，像石駙馬胡同那樣顯貴官宦居住的地方，很少有江湖漢子到來，這七個少年男女又是衣帽光潔，儀容俊美，更加吸引了多量的閒人，四個少女看見人數差不多了，方才走回場上，那三個男的却向着四外抱了抱拳，打一個四方拱，方才高聲說道：「各位看官請了！在下這幾個人祖居河南中牟縣，因為黃河泛濫，淹沒田園，無家可歸，沒奈何只好拿出平日練的莊稼把式來，走江湖混飯吃，這次還是初次到京師來，北京是天子脚下的地方，藏龍臥虎，廣有能人，俺們兄弟本來不敢班門弄斧，可是爲了肚皮要吃飯，只好厚着面皮，求各位賞賞臉！」原來北方的「賣把式」，等於南方人的「賣武」，名稱不同罷了！這三個少年說完了開場白，由地上拾起三根長竹竿來，每支有一丈五六尺，他們用力向地一插，入泥三尺，換句話說，三支竹竿還有一丈二三尺突出地面，排成了品字形，三個少年齊齊伸出左掌，向竹竿身一黏，右手插在腰間，只憑單掌黏着竹竿的力量，一步步的沿上去。

這三個少年不是別人，正是易釵而弁的史凌霄、桂月娥、凌雲燕，三位女俠改扮起男子來，真是個個都貌似宋玉丰神，那四個少女呢？却是史劍虹、狄鵬舉、管婆溪、凌志輝四位男俠，化雄爲雌，撲朔迷離，惑人耳目，史凌霄三人表演這一套功夫，名叫做「混天功」，她們只用一隻手掌的力量，黏着又細又滑的竹竿，一級一級的向上爬，比起一般背靠牆壁的壁虎功來，何止高明十倍？三女俠一

直到了竹竿頂，兩腿一飄，三個身軀就像三片紙頭一般，站到竹竿頂上，這一招真個像流水行雲，絕無凝滯，看熱鬧的人當堂采聲雷動，叫好不已！

史凌霄等三人立到一丈多高的竹竿頂上，迎風搖曳，衣袂飄飄，彷彿就要跌下來的樣子，可是她們立的穩步，穩如鐵塔，史凌霄閃動星眸，望着豐紳殷德駙馬府的大門，只見那兩扇朱紅格扇的門戶，呀的打開，走出一個長袍小帽，翩翩年少的公子來，背後跟着幾個隨從，直走過來，擠入人叢裡看熱鬧，這少年公子面如白玉，手指纖長，拿着一柄洒金摺扇，瓜皮小帽正中嵌了一方綠玉，晶瑩奪目，史凌霄見了這少年公子的氣派，不禁心裡一動，想道：「咦！難道他就是女扮男裝的十公主？如果是十公主的話，當真老天助我成功哩！」

竹竿下面的銅鑼又響起來，史凌霄猛然醒悟，自己還要表演第二個花式，她把左腳一擡，面向右方，跟站在右邊竹竿的桂月娥打個對面，二人呼哨一聲，腳下倏的一點，同時由竹竿頂上直竄起來，史凌霄撲向桂月娥立腳的竹竿，桂月娥也撲向史凌霄立腳的竹竿，兩人在半空交肩而過，拍拍兩聲，大家還在空中拍了一下手掌，然後輕飄飄落在竹竿頂上。旁觀的人只覺得眼前一花，他們兩個人便換了位置，這一種「移形换位」的功夫，完全是梅花樁步法的底子，一絲一毫也含糊不得，看熱鬧的人又喝起連環大采，石駙馬胡同口也人山人海，水洩不通，空前熱鬧！

史凌霄眼見看熱鬧的人多，當下抖擻精神，和桂月娥、凌雲燕兩人施展開「移形换位」的功夫，穿挿走位，飛來竄去剎那之間，竹竿頂上三個人盤旋來去，有如玉盤走珠，走到疾處，三個人竟似化身成十數人一般，大家看得目眩神迷，突然一聲鑼响，史凌霄三人齊齊由竿頂翻落平地，面不紅氣不

上湧，看熱鬧的人看見這三個少年，（其實是易釵而弁的）年紀青青，居然有這樣驚人的輕身本領，個個忍不住喝采不已！

三女俠演完了竿頂飛身，移形換位的功夫，輪到史劍虹這四個假扮女子的小俠演功夫了！這四個頂包掉換的姑娘，面紅紅的走到場中，朝着看熱鬧的人福了一福，然後一個跟斗，翻到竹竿之上，竄到竿頂上的是史劍虹、管寒溪、凌志輝三人，他們跟史凌霄三人上竿的姿勢，截然不同，剛才三女俠是用「混天功」，手按竿身沿上竿頂的，他們却是在地上翻個跟斗，大家乍覺眼前一花，便到了竹竿頂尖上，可是史劍虹三人到了竿頂，不是腳踏竹竿，而是用頭頂抵住竿尖，換句話說，即是倒豎蜻蜓，頭頂向下，兩腳朝天，這一下比起史凌霄三女俠的上竿技巧，還要高強，看把式的人齊齊嚇了一大跳！

竄上竹竿的是史劍虹、管寒溪、凌志輝三人，還有一個狄鵬舉呀？他並沒有上竿，走到史劍虹豎立那一根竹竿下面，兩手攀住竿身，向上一拔，竟然把整枝竹竿抽離泥土，看熱鬧的人不禁嘩然大叫，相顧失色，狄鵬舉却是不慌不忙，連人帶竹竿向上舉起來，把竹竿的一端墊在自己的肩膀上，竹竿並不搖仆倒下，竿頂的人也不見跌落，狄鵬舉還邁開脚步，繞着場子走了一匝，把式場四面的人叢裡响起春雷也似的采聲，簡直是驚天匝地了！

就在眾人嘆為觀止，采聲不絕的時候，人叢的東北角突然呼呼幾响，飛出幾塊三角石子來，這些石子發得不斜不歪，拍拍連聲，打中竿身，那支竹竿能够直立不仆，除了史劍虹本人用「千斤墮」本領之外，不過是一種平衡的力量，可是竿身一受打擊，情形便不同了！竹竿當堂一歪，竿頂的史劍虹

立即存身不穩，飛跌下地！看熱鬧的人無不大驚失色，嘩然大叫！以為這一個賣解的女子，由竿頂摔下來，縱使不肝腦塗地，也要筋斷骨折！

好一個史劍虹，却是不慌不忙，他身離竿頂落下時，雙手倏的一伸，向着地上一撐，砰砰兩聲，居然由地上一個倒豎蜻蜓，翻起身來，夷然無損，狄鵬舉變了面色，學女子嬌嗔的腔音，喝道：「那一個這樣無恥，拋磚弄石，暗裡傷人，有種的滾出來，姑娘跟你決個高下！」

話剛說完，人叢响起一陣哈哈狂笑來，聲如洪鐘，看熱鬧的人吃驚不小！笑聲歇處，走出一個滿面鬚鬚，身材高大的蒙古人來，頭戴反毛皮的破帽，身穿羊皮褲襖，敞開胸脯和肚子，一派無賴神氣，這蒙古人不用說也是呼倫齊了，他裝出北京城混混兒（即是流氓地痞）的口吻，先在鼻孔裡重重的哼了一聲，然後說道：「不知死活的小狗男子，這裡不是天橋，你却來鋪設把式場子，我來問你一句，你們拜過龍頭沒有？」

「龍頭」就是主管，史劍虹冷笑一聲道：「北京城是天子腳下，有王法的地方，咱們賣賣把式，賺幾個錢不應該嗎？又不是拐騙偷盜，要拜甚麼龍頭？你如要勒索財物，也得要看看人，我們雖然是外來生客，也不容易欺負哩！」呼倫齊勃然大怒，破口罵道：「不知天高地厚的賤丫頭，跑江湖規矩也不懂，吃我一拳再說！」話未說完，身形一晃，呼呼兩掌，居然使出劈掛掌法，照準史劍虹面上擱到。

史劍虹不慌不忙，他的身法輕盈如燕，呼倫齊的掌風剛才一响，小英雄已經使出「柳葉穿花」掌法，左手向上一抬，接着曲起手肘，一記「橫擺千金」，撞向呼倫齊的右肋，呼倫齊叫了個好字，霍

地吸胸凹腹，用個「逆水行舟」，上半身退後半尺，下半身紋封不動，躲開了這一記「肘底鎚」，雙掌倏的一提一翻，用了招「韋陀捧杵」，猝撞史劍虹的面門，這一招十分猛辣，史劍虹縱步旁竄，呼倫齊使出「金剛掌」法，呼呼呼，連劈三掌，史劍虹似乎吃不住對方這樣沉重的掌力，連連後退。

狄鵬舉看見史劍虹落在下風，（這下風是裝出來的）倏地扭身一竄，搶到呼倫齊的背後，用了個「倒騎龍」，一拳揮出，直搗呼倫齊後腰「伏兔穴」，呼倫齊叫了聲：「來得正好！」左手一招「登山望月」，擊向史劍虹的胸口，底下倏的踢出一腿，橫掃狄鵬舉的下路，這下以攻應攻，狄鵬舉只好收招竄向旁邊，呼倫齊以一敵二，拳掌並用，虎虎生風，史凌霜高聲叫道：「各位兄弟！咱們一齊上前打他！」其餘五人一窩蜂般向前，呼倫齊一聲口哨，人叢裡錯錯落落的，鑽出一二十個蒙古人來，個個歪戴皮帽，捋袖攘臂，加入戰團，剎那間人影來往，拳脚如飛，人叢裡有人大叫：「不好！快報官去，不然的話，恐怕鬧出人命哩！」

那少年公子起先看史劍虹跟呼倫齊比武，看得眉飛色舞，興高采烈，不住的拿摺扇拍打掌心，等到混戰羣毆之局已成，這少年公子不禁大驚失色，連連倒退，那幾個跟隨立即圍了上來，羣星拱月也似的圍繞着他，門到分際，女扮男裝的凌雲燕跟一個假扮無賴的蒙匪扭打，這蒙匪使出摔角手法，左手一穿，肢窩一夾，箍住了凌雲燕的頸背，要用摔角裡面的「攀雲絞」，逼凌雲燕跪下，叫她屈膝就範，那知道凌雲燕把腰身一躬，使了一着武當長拳裡的「霸王扛鼎」，運用後背一撞，把那蒙匪撞得兩脚離地，砰砰兩聲，竟將他的身軀翻了過來，逕自向那少年公子的跟前，直甩過去！

果然不出所料，那少年公子正是乾隆皇帝的十公主，她雖然是女子，却最喜歡穿了男裝，到街上

趁熱鬧，今天看人家賣把式，那知橫禍飛來，打架的人竟會撞向自己身上，十公主不禁玉容失色！那幾個跟隨全是耐馬的下人，急不迭忙的伸臂阻攔，誰知道這蒙匪的身軀十分肥胖，足有一百五十斤重，他被凌雲燕借力使力，翻了一個跟斗，撞過來的一股力道，何等勁猛？豈是這兩名豪奴可以抵擋得來？只聽見撲通咕冬幾聲，三個人撞在一起，這兩個下人仆跌在地，做了那蒙匪的肉墊，給對方水牛似的身軀，壓得哎呀的亂叫！

這蒙匪給凌雲燕擲出去，雖然給肉屏風擋住，沒有受傷，却也跌得渾身疼痛，他一骨碌由地上跳起來，氣得紅了眼睛，不管三七廿一，伸出蒲扇也似的大手來，劈胸一把，抓住了十公主的胸口，罵道：「臭小子！打架有甚麼好看？累得太爺跌了一交，吃我一拳！」這蒙匪伸出油條也似的拳頭，就要向十公主劈面打去，十公主魂飛魄散，叫道：「哎呀！救命！」

就在那蒙匪的拳頭，將落未落的時候，凌雲燕一個飛身撲過來，反手一抓，使了着武當擒拿法，「金龍現爪」，五指一攏，扣住了那蒙匪的肩環骨，這假扮無賴的蒙匪吃凌雲燕這一捏，登時疼入心脾，他立即放鬆了抓住十公主的手，橫肱掩胸，一記「肘底鎚」由腋底撞了回來，凌雲燕變招快捷已極！陡的伸出右足，向對方腳下一勾，這蒙匪撲通一响，爬倒地上，跌了個狗吃屎，凌雲燕叱喝一聲道：「欺負不懂武功的人，羞也不羞！」騰的一腿，把他踢得骨碌碌的，滾出七八步外！

十公主驚魂乍定，她是乾隆皇帝的女兒，金枝玉葉，那會受過人家這樣的侮辱？不禁大怒起來，向左右跟隨喝道：「這些無賴在駙馬府邸門前打架，成何體統？快報官去拿他！」那一班混混兒聽了報告官府拿人這六個字，個個嚇得筋骨酥軟，再也不敢跟這班賣武的少年男女打架了，個個回過身來



凌雲燕把蒙古大漢摔跌在易釵而弁的十公主跟前。

來，撒腿便跑，呼倫齊看見部下星散，他也無心戀戰，虛招一拳，跳出圈外，罵道：「臭小子！今天便宜了你，改天找你算帳！」一溜烟也似的，跑得沒影無踪！

大家看到這裡，想來明白這齣街上打架的好戲，正是金弓郡主錦囊妙計之一，安排好一切方才上演的了！假扮無賴頭子的呼倫齊一走，好戲立即收場，凌雲燕上前向十公主拱手道：「多煩這位公子爺喊官差來，解了我們兄弟的厄困，小人在這裡有禮！」她本來是女扮男裝，俊俏風流，十公主不禁面上一紅，吶吶說道：「那裡話來？如果不是閣下援手，小生恐怕要受無賴之辱！」她忽然想起一個主意，向左右跟隨道：「你們過來，把這幾位少年英雄，一併請進駙馬府去！」說着頭也不回，返進府裡不提。

史凌霜、凌雲燕幾個少年男女，怔怔的站在當地，現出手足無措的樣子，那幾個跟隨滿面陪笑的過來，說道：「爺，請進去吧！」史凌霜茫茫然問道：「你家少主人是做大官的嗎？咱們這些跑江湖，賣把式的粗人，怎配進駙馬府？」一個跟隨笑道：「老兄交了好運氣！實不相瞞，剛才那位公子爺，正是當今皇上的十公主哩！」史凌霜裝出大驚失色的樣子，叫道：「哎呀！我們真是失敬！」跟隨笑道：「十公主請你們進府，這是你們幾生修到的福氣，請進去再說吧！」這班少年男女活現出受寵若驚的樣子，怯生生的跟着隨從入內，看熱鬧的人一哄而散！

駙馬爺是由皇帝御賜宅第的，乾隆帝一向疼愛十公主，何況女兒所對的親家翁又是寵臣和坤的兒子呢！所以豐紳殷德這一座駙馬府，當真是金碧輝映，極盡人間富麗，史凌霜一班人進了客廳，僂促地坐下來，過了半晌，屏風後環佩响處，穿着旗裝的十公主，由兩名侍女陪伴着，走了出來，正是剛

才的少年公子，不過裝扮不同罷了！史劍虹兄妹向管、桂等人一使眼色，七位少年英雄齊齊站起身來，十公主笑說道：「列位壯士不用多禮，大家平身落坐吧！我最怕別人拘束客氣！」

史劍虹暗暗稱奇，估不到乾隆皇帝竟然有這一個性格豪邁的女兒，大家告罪落坐，十公主首先問了各人的身世來歷，史劍虹兄妹在進入駙馬府的時候，已經編了一套故事，便照着向十公主說了，他們說自己是被黃河大水毀掉家園的，沒有田地養活，只好流浪江湖，賣幾套把式來餬口，十公主深信不疑，說道：「剛才我看了各位的本領，跟天橋賣武人耍的把式截然不同，完全是真武藝，列位有這樣的武功，不去報効朝廷，博個封妻廕子，功名富貴，當真是十分可惜哩！」史凌霜道：「公主說得很對，可是咱們這些江湖漢子，連進武場考試的份兒也沒有？官老爺也瞧不起我們，怎樣報効朝廷呢？」十公主沉吟半晌，方才說道：「我已經替你們想過，你們四個女的不如就在駙馬府留下來，暫時委屈一點，做我跟前的侍女，至於三位壯士，身懷絕技，我可以引見你們給中堂大人，做中堂相府的侍衛，只要中堂大人賞識提拔你們，豈不是可以平步青雲扶搖直上？不知道你們願意不願意？」史凌霜等人一聽，正中下懷，大喜說道：「多謝公主栽培，我們粉身難報！」

由這天起，史劍虹、狄鵬舉、管寒溪、凌志輝四個假扮巾幗女兒的少年壯士，就在豐紳殷德駙馬府住下來，做了十公主身邊的侍女，史凌霜、桂月娥、凌雲燕這幾個易釵而弁的英雌呢？她們在駙馬府住了三天，便給十公主吩咐豐紳殷德，把這三個人帶到和坤相府裡，原來這一位十公主，自從親身經歷過和相府賀壽行刺，那一齣奪魄驚魂的好戲後，她已經隱約覺得自己的家翁和坤，位高勢危，尤其是近幾年來，搜刮民脂民膏，勒取百官孝敬，過於貪酷，變了民怨沸騰，連朝廷上的王公大臣，也

有許多瞧不過眼，不過仗着皇帝寵信，無可奈何罷了，換句話說，十公主明白和坤父子樹立了不少仇人，自己站在媳婦地位，又不能够直言勸諫，只好給他物色有本領的人，做和坤父子的保鑣侍衛，那知道這樣一來，反而着了金弓郡主圈套！孟絲倫第一個錦囊妙計，已經收到奇效！

再說史存明這一班人，躲在龍泉寺的藏經閣裡，不經不覺過了五天，他們晝伏夜出，史存明夫婦接到呼倫齊的音信，史劍虹兄妹等七人已經混進豐紳殷德的駙馬府，眾俠不禁大喜，異口同聲說道：「孟郡主果然好計，咱們第一步計策成功，可以進行第二步計策了！」

金弓郡主說道：「大家且慢高興，咱們的事還不到一成呢？現在還要另出主意，要乾隆皇帝親自到和坤相府裡，咱們便可以向他們君臣來一個大進攻，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給他一個措手不及！」大家立即沉默下來，因為照清朝的法度，一個皇帝決沒有到臣子家裡的理由，除非是有特別重要的事！孟絲倫看見眾人沉吟不語，笑道：「我來問你一句，時至今日，乾隆皇帝最顧忌的是那一個人，是那一件事物？」

岳金楓搶着回答道：「乾隆這人陰沉深鷲，除了已經死掉的皇太后之外，還有那個人叫他害怕？除了雍正先皇帝那一道遺詔之外，還有甚麼叫他害怕的事物？」金弓郡主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岳大哥說得對，可惜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皇太后已經死了，就算是有雍正帝的遺詔，那一個敢批皇帝老佛爺的逆鱗？一張白紙黑字的死人詔書，乾隆會害怕嗎？所以我可以說一句，現在乾隆最顧忌的，就是我們這一班人，最害怕的，還是落在我們手裡的一道密詔！」

她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大家不禁為之恍然，鐵簫真人開口說道：「孟郡主的話真是一針見血，乾

隆皇帝最顧忌的，還是落在咱們手裡一道密詔，不過這跟我們要騙乾隆到和坤家裡這一着，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哩！」孟絲倫笑道：「怎的風馬牛不相及？聽我說吧！」她低低說了一陣，史岳等人不禁眉飛色舞，連聲叫道：「好計！咱們就這麼樣！」大家決定依計行事不提。

再說閣老大臣劉鏞，自從受過史存明恐嚇之後，已經無意宦途，心灰意冷，再經過皇太后離奇病死，劉鏞的爲人雖然庸碌，也覺得事情大有可疑，宮闈裡黑幕重重，不足爲外人道，他決意上疏乞休，效法當年的陳閣老，退隱林泉，不再在京城就驚受怕了！且說劉鏞這天晚上，過了二更多天，兀自不會睡覺，正在書房裏起草奏章，告老歸田，正當他筆落似蠶聲的時候，燭影陡的一晃，一條黑影穿窗直入，站在劉閣老的書案旁邊，劉鏞出其不意，當堂嚇一大跳！

他連忙回過頭來，看看這不速客是誰，那知一望之下，當堂嚇了個魂飛魄散，原來今夜來的不是別人，竟然是史存明，劉鏞一見了天山大俠，暗裏叫道：「苦也！姓史的三更半夜來找我，不知又要出些甚麼花樣！」史存明這回沒有拔出寶劍，滿面笑容，說道：「劉閣老，不見了幾個月，你老人家可好啊！」

劉鏞連連擺手，說道：「史大俠，不要再跟老夫開玩笑啦！老夫明天早朝，上疏乞休，不再是閣老大臣哩！」史存明哈哈一笑道：「劉閣老，你明天退休嗎？那是明天的事，今天晚上，我跟你說幾句話！」他說着拉了一把椅子，就在劉閣老對面坐下來，史存明正色說道：「劉閣老，上一次我到來給你陳世倌的族譜，這一次來，我再給你一件重要的東西！」天山大俠說着伸手向懷裏一探，取出乾隆帝在西天目山太元洞書寫的詔書來，攤在劉鏞的面前，冷冷的說道：「劉閣老，你的眼睛只

管看，念它一遍，倘若你的手動一動這張詔書，我史存明可不跟你客氣，馬上一劍揮落，砍掉你的腦袋！」

史存明這樣一說，劉鏞馬上打個寒慄，他把乾隆手寫的密詔念了一遍，矍然說道：「哦！皇上原來沒有忘記自己是漢人，要恢復大漢的江山！」他說到這裏頓了一頓，點點頭道：「我明白了！皇上這次由江南回京，怎的會下詔恢復漢家衣冠朝儀，可惜被皇太后攔阻，功虧一簣！」劉鏞只說了這兩句話，慢慢抬起頭來，說道：「史大俠，老夫在這裏向你說幾句不中聽的話，明昨已經覆亡，大清國運昌隆，當年的平西王吳三桂，兵多將廣，尙且成不了事，何況你們區區幾個人，要想隻手挽回乾坤，譬之精衛填海，徒苦生靈罷了！」劉鏞說的是康熙初年，三藩之亂，吳三桂聯合尚耿二王反清失敗的故事，史存明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劉閣老，你這幾句話很對，滿清氣運正隆，咱們決然成不了事，我要拿這一道秘密詔書，跟皇上做一宗買賣！」

劉鏞怔了一怔，問道：「哦！是甚麼買賣呢！」史存明面孔一沉，說道：「皇上寒盟背約，這也罷了，可是咱們這一班人，老遠的由西域跑到中原，白白奔波一場，毫無所獲，這個損失要皇上賠償，劉閣老，你明天早朝時告訴皇上，拿一百萬兩銀子，來換這詔書吧！」他說着把詔書捲起，劉鏞戰戰兢兢道：「這個，這個，這個我怎樣告訴皇上？」

史存明哈哈笑道：「這個十分容易，劉閣老，你不用怕，皇上必定肯拿一百萬兩銀子交換這道密詔的，你告訴他，第三天的晚上，請老佛爺到和中堂的相府，咱們自然會出頭跟他商量，皇上如果不弄詭計，咱們決不傷損他一毫一髮，叫他放心便了！好！再見！」天山大俠倏的一幌身軀，燭影搖

處，已經穿窗而去，沒影無踪，只聽見遠處傳來一聲聲的更柝罷了！

劉閣老隔了好久，心裡方才定了下來，他幽幽的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姓史的，你真的愚公移山，愚不可及！」他索性把紙筆一推，暫時不寫告老退休奏章了。到第二天早上，劉鏞循例早朝，朝罷之後，他向乾隆帝說道：「陛下！微臣還有要事待奏！」乾隆點點頭說道：「好！卿家到文華殿吧！」道：「卿家所言，可當真嗎？」劉鏞嚇得心驚胆戰，跪地叩頭如搗蒜，顫聲說道：「微臣有幾顆腦袋！胆敢欺騙皇上？」

乾隆帝仰天呵呵大笑道：「一百萬兩銀子，一百萬兩銀子！哈哈！」笑聲充滿冷峭，劉鏞渾身發抖，伏地不敢仰視，乾隆笑了一陣，喝道：「董開甲，你進來！」大內侍衛領班董開甲應聲入殿，乾隆把手一揮，說道：「董領班，你帶劉閣老出去吧，好好的服侍他回家，劉閣老年高德邁，可要小心一點，知道沒有？」董開甲道：「奴才遵旨！」

可憐的劉閣老，他還不知道乾隆帝說這幾句話，即是叫董開甲送了他的性命，滅掉生口，劉鏞兀自爬伏在地，不敢起來，口裏連連說不敢當，董開甲眉毛一揚，伸出粗壯的手掌來，就要運足黑沙掌的氣勁，照劉閣老後腦一掌按落，也是他庸人多厚福，命不該絕，和坤相國恰好在這時候，匆匆的進入文華殿，氣吁吁的說道：「陛下！微臣有要事奉奏！」

第五十九回：禁院重重伏喇嘛

乾隆面色微變，說道：「甚麼要事？這樣大驚小怪！」和坤望了劉鏞一眼，說道：「皇上請退左右，微臣直陳便了！」乾隆方才把殺劉鏞的心消弭，溫顏向劉閣老道：「恕你無罪！回家去吧！」董開甲明白皇帝的意思，收了掌勁，任由劉鏞叩頭退出，和坤看見文華殿內沒有別人，方才由袍袖裏取出兩張帖子來，說道：「皇上請看！」

皇帝一看這兩個帖子，是尋常的花箋，乾隆是個風流天子，幾次巡遊江南，一望而知，是召喚妓女的箋紙，上面寫了幾行端正楷字，內文竟是：

恭請大清皇帝弘曆：

汝欲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，不欲海寧陳氏身世，洩於外人，此易事耳！三日晚上，御駕光臨中堂相國和坤府邸，以一百萬兩白銀，即可從心所欲，居庸關上，汝亦曾許此諾，從此永息干戈，不亦佳乎？

民女孟絲倫灑沐百拜

乾隆一見了這帖子，氣得說不出話！金弓郡主把召喚妓女的箋紙寫字給自已，分明把自已萬乘之尊，當做妓女！侮辱之至！最氣人的，還是直寫自己御諱名字，要知道專制時代，皇帝的名字一向不准官員庶民書寫，倘若有違犯的，那就是大大的不敬！重則抄家，輕則斬首！孟絲倫公然寫出已的

名字來，乾隆氣得面上青一陣，紅一陣，嘿然半晌，方才向和坤問道：「這兩張無頭帖子，你由那裏得到？」

和坤何等機伶，一看見皇帝神色不對，立即爬倒在地，叩頭說道：「奴才罪當萬死！這兩張貼是在奴才後花園發現的，不過小不忍亂大謀，皇上何必中了這些叛逆的激將圈套呢，沉着應付爲上！」乾隆帝點點頭道：「卿言深得朕意，朕是萬乘之尊，叛逆是亡命之徒，何必跟他同一見解，三日之後，朕微服降臨到卿府上便是！」和坤唯唯諾諾，乾隆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問道：「朕幾乎忘記了，你家裏有密室沒有？」和坤急不迭忙的回答道：「有有！微臣在幾年前，已經僱了巧手工匠，造了三間密室，皇上御駕到微臣的家裏，決保安全，不用怕叛逆哩！」君臣兩人在文華殿裏秘密商量了一個多時辰，方才興辭而別。

日子很快的過去，有話便長，沒話便短，不經不覺過了三天，在第三日清晨，乾隆皇帝穿了普通衣服，和雍和宮新冊封的活佛霍都巴罕，總護法尼堪布兩人，輕車減從，悄沒聲息的到了和坤相府，這天午後，雍和宮的喇嘛絡繹進入相國府邸，嚴密佈防，和坤還下了一個命令，相府上下人等，這一天十二個時辰內，絕對不准踏出府門半步，如果有違反命令的，立斬無赦！這樣一來，相府裡人人自危，表面上平靜如常，其實包藏了重重殺機，舉個譬喻，好比箭在弦上，一觸即發！

這一邊龍泉寺的藏經閣裡，也是人影幢幢，金弓郡主和衆英雄席地坐下，商量今天晚上進攻和相府的一切，孟絲倫把史凌霜三人傳遞出來的相府地圖，細心研究，那一處可以放火，那一處可以撤退，還有那一個角落可以埋伏，她在指派人時，完全用筆寫字，代替言語，大家看了默默記在心裡，一到

了二更天，這班男女英雄陸續出了藏經閣，一個人影像飛鳥也似的，向和相府進發。

再說和坤的相府裡，一到天色入黑之後，燈昏火暗，乍眼看來，彷彿沒有半點防備，其實負責埋伏的喇嘛和武士，星羅棋佈，真個是五步一崗，十步一哨，所有下人完全龜縮在屋子裡，連更夫也停止活動了，不經不覺，到了三更時分，相府後花園的牆頭上，突然飄晃晃的，落下兩個黑影來，輕如棉絮，着地無聲，恰好這一段牆壁下，埋伏着兩個武士，一看見人影落下來，不由分說，由暗陬裡一躍而出，手起刀落，猛向來人砍去！

那知道他們這一砍之下，立即上了大當，這兩個黑影一挨刀鋒，竟然像氣球也似的，向後直蕩開去，接着絲絲幾响，兩人身上射出飛針來，那兩個冒充鬼武士，慘號一聲，撲通咕冬，倒在地上，連滾幾滾，便自嗚呼送命！那兩個人影呢？也飄飄晃晃的仆倒，這一下大大出乎意料之外，相府花園裡一聲哨子响，假山花砌，涼亭水榭各處現出十多個武士來，松燎火把也一支支的亮起來了！大家細看那兩個武士的致死原因，不禁嚇一大跳！

原來剛才飄下來的兩個黑影，不是真正活人，竟是兩個鯊魚皮製造的假人，四肢具備，心粗的人在暗影裡望見，便把它當做真人罷了！這兩個假人怎會殺死武士呢？原來假人腦袋裡面，安裝了一副彈簧，彈簧絲夾着一種見血封喉的毒藥飛針，這兩個武士的刀一斫在假皮人身上，彈簧受了震動，毒針便由皮人的口眼裡，迸射出來，這兩個武士也是合該倒運，做夢也想不到皮人竟然會發射暗器，全無防備之下，給毒針射個正着，嗚呼哀哉！

金弓郡主這一下假皮人殺真武士的手法，真正是先聲奪人！後花園裡立時起了一陣騷動，那些武

士有的搖頭，有的怒罵，正在亂得不可開交，剛才吊落皮人的牆頭上，突然撲撲兩聲，又落下兩個人影來，這些武士變了驚弓之鳥，以爲又是催命奪魄，可以發射毒針的皮人，急不迭忙的抽身後退！

誰知道這次跳下來的却是真人，一男一女，男的猿肩鷹背，女的體態豐腴，兩個人的頭上完全戴着灰暗暗的牛皮面具，衆武士嘩然大叫，蜂湧上前，那男的舉手一揚，一股無形氣勁直推過來，竟把最前排的三四個武士撞得不由自主，踉踉蹌蹌，倒退了三七步，他仰面一聲洪笑說道：「我是到來向皇上收一百萬兩銀子的，那一個敢阻攔，你們想是要不要腦袋了啦！」

這時候麕集在花園裡的相府武士，足有二十多人，一聽來人這般口吻，失聲叫道：「哎呀！來的是史存明！」「女的是那一個！是金弓郡主嗎？」果然不出所料，這一男一女正是史存明和孟絲倫夫婦，史存明一現身，便用三陰滅陽掌勁，給衆武士一個下馬威，他這樣的一說，那些武士又羞又怒，上前交手不敢，不阻攔嗎？却又不是！正在尷尬無比之際，花園的另一角，走過兩個紅衣喇嘛來，朗聲說道：「皇上有旨，傳史大俠夫婦謁見，一切人等，不得阻攔！」衆武士一聽之下，哄然散開，個個退向先前埋伏崗位去了。

那兩個喇嘛身穿大紅袈裟，頭戴金邊的毘盧帽，可見是雍和宮裡職位極高的人物，史存明向他單手致敬道：「有勞！請大師引路吧！」這兩個喇嘛倒恭恭敬敬的一合什，方才回身帶路，一行四人走過了假山水榭，涼閣樓台，史存明眼光銳利，看出和相府每一個角落，都埋伏了武士，刀光人影，隱約可見，他向孟絲倫笑了笑，一切不出自己所料！不過他們身臨虎穴，全是有備而來，當然是無所畏懼哩！

行行重行行，兩名紅衣喇嘛引着史存明夫婦，穿過六七重樓閣，不經不覺到了相府內院，這是和坤妻妾女眷居住的地方，花木扶疏，檀香燭燭，每一座院落精舍，都是做倣江南水榭名園的格式，玲瓏剔透，天山大俠看在眼里，暗歎奸相和坤，真是窮奢極侈，看來古時豪富的鄧通石崇，不外如此罷了！史存明正在感慨萬端的時候，兩個紅衣喇嘛走到一座月洞門前，門口刻着「漪瀾堂」三個篆字，他們陡的站住脚步，用手指指門內，向史存明說道：「皇上就在裡面！賢夫婦請進去吧！恕怪貧僧不奉陪啦！」

史存明答了個好字，邁向月洞門前，他倏的身子一翻，肩頭幌處，猿臂一伸一縮之間，左掌按住了一名喇嘛背心的「關里穴」，右手捏住一名喇嘛腰後的「鳩尾穴」，按說這兩個紅衣喇嘛武功也非泛泛，怎的會被史存明雙掌一揮之間，掙了穴道，原來天山大俠用的是地缺翁圖譜裡面的「奇門五行」轉身法，身子在一幌動之間，已經繞着兩喇嘛的身邊，轉了五個圈子，其疾如風，一股極強的旋轉力，把這兩個紅衣喇嘛一牽一引，不由自主的跟着打圈，史存明雙掌齊出，當然是從心所欲，按住二人的穴道了！史存明剛才一出手擒住兩名喇嘛，刺斜裡呼的一响，一條碩長人影，挾着兩團桤桤大的黃光，逕向史孟夫婦頭頂擊到！

天山大俠哈哈一笑，他把抓在手裡的兩名喇嘛，老鷹捉鷄鷄也似的，刷地甩起，向那兩團黃光一迎！撲過來的不是別人，正是總護法尼堪布，那兩團黃光正是他的銅鉞！尼堪布看見史存明拿人來擋自己的雙鉞，不禁嚇一大跳，連忙扭身一幌，把劈下來的兩面銅鉞，硬生生的撤回，史存明再向這兩喇嘛的「笑腰穴」一點，兩喇嘛癢癢交迸，忍不住呵呵大笑！

原來武家點穴裡面，除了死、殘、麻、啞、咳五種穴道之外，還有一種穴道，名叫「笑穴」，人身上的笑穴共有兩處，一名「笑腰」，是在肺俞之下，一名「公孫」，是在左腳腳底，不過點笑穴的手法，十分特別，不能够憑手指點，只可以拳曲中食二指，用雞心錘打穴，而且吐力用勁，更要輕重勻循，一個不巧，便要叫對方受內傷，狂噴鮮血而亡，所以一般武林高手，不是自信本領到了爐火純青境地，決不敢點對方笑穴，史存明一點了兩喇嘛的笑穴，他們手脚亂掙，哈哈狂笑，笑得十分難堪，尼堪布看在眼裡，真正是啼笑皆非之至！

史存明看見尼堪布尷尬的樣子，心裡十分痛快，不過他明白挖苦對方，要有一個限度，如果再開玩笑下去，番僧老羞成怒，事情就要兩樣，天山大俠駢指一敲，點了兩名紅衣喇嘛的暈眩穴，笑聲立即停止，他把兩喇嘛向地上一推，喝道：「大和尚！皇帝是不是在瀟瀾堂裏！他準備好了一百萬兩銀子嗎？快說！」尼堪布在雍和宮裡是總護法，地位十分崇高，史存明是幾句話簡直把他當做廝役下人，番僧不禁無名火高三千丈！可是他想起皇帝的旨令，只好忍氣吞聲道：「老納是出家人，不管銀子的事，你們要見皇上，請進來吧！」

天山大俠夫婦看見尼堪布說了一個「請」字，幾乎笑出聲來，他們兩個伸手向面一抹，摘下面具，史存明向尼堪布道：「大法師，你進去告訴皇帝，我史存明自從經過北海白塔那一次教訓之後，對皇帝說的話半句也不信任，焉知裏面有沒有石灰包？請皇上走出院子對話吧！有大法師在這裏，我們難道還傷得了皇上一毫一髮？」他這幾句話冷嘲熱諷，把尼堪布說得面皮火辣辣，番僧肚裏暗暗咒罵：「很好！任憑你狡猾似狐狸，哼，看看你們夫婦兩人，能不能夠脫出天羅地網！」

尼堪布一聲大笑，收回銅鈸，翻身進入瀟瀾堂裏，這瀟瀾堂本身，不過是一座兩層高的閣樓，樓內沒有燈火，黑影沉沉，尼堪布進去不久，樓上燈火陡然明亮，八扇樓窗大大的打開來，乾隆皇帝跟和坤兩人，並肩站在窗口，和坤向下面大喝道：「姓史的，你見了老佛爺，怎的還不下跪！」

史存明並沒有回答和坤這句話，只在鼻孔裏哼了一聲，他看看閣樓裏的乾隆和坤，正正是他本人，並沒有像過去幾次那樣，用替身來瓜代，他向孟絲倫使個眼色，金弓郡主高聲大叫道：「弘曆，你違背了西天目山的盟約，就算你再做皇帝一百年，天地神靈自然會把你收拾，你在西天目山寫的詔書，我們決定不要啦，你可要拿兩件東西交換！」乾隆帝怔了一怔道：「你們不是口口聲聲說要一百萬兩銀子嗎？怎的節外生枝，又要別的東西交換？」

孟絲倫笑說道：「咱們這一次到來，等如交易買賣，可以隨意增減，說一句老實話，你今天晚上除了交出一百萬兩銀子之外，還要一個人的腦袋，這就是和坤的首級！」乾隆一聽之下，馬上勃然變色，破口罵道：「混帳！」

史存明朗聲說道：「皇上有所不知道了，這和坤在朝上是一個大大的奸臣，他好比唐朝的楊國忠，北宋的蔡京高俅，南宋的秦檜賈似道，明朝的嚴嵩魏忠賢！皇上這幾十年以來，一心一意的寵幸和坤，貪污搜刮，賣官鬻爵，弄到天下沸騰，萬民怨憤，皇上別以為他對你吹拍奉承，是個好人，祇要看看他相府裡面那一座藏寶樓，奇珍玩好，搜羅之富，就是皇宮內庫，也是望塵不及！如果皇上不把他殺掉，宋明亡國慘史，就要出現眼前，總而言之，今天晚上咱們到來，第一是要一百萬兩銀子，第二就是要和坤的腦袋！」

和坤聽了這幾句話，氣得身子像篩糠也似的亂抖，連聲大叫道：「老佛爺！快快，快下旨捉拿這幾個無法無天的叛逆……」乾隆扯了一扯他的衣角，低聲喝道：「不要亂說，朕有主意！」又向樓下說道：「你們這班叛逆，無法無天，要朕擅殺大臣，貽笑天下，當真……」孟絲倫不等乾隆帝把話說下去，立即截住他的話頭，叫道：「弘曆，擅殺一個大臣，就要貽笑天下，那麼用天冬水毒死皇太后的，就是天下第一孝道了！是與不是？」

乾隆勃然大怒，用手一拍樓欄，罵道：「胡說八道！荒唐混帳！」和坤在旁邊叫道：「姓史的，你別以爲本領高強，就可以任性縱橫，予取予攜，你要一百萬兩銀子，老佛爺可以給你，可是你別要在皇上面前，多說其他廢話，喂！一百萬兩銀子可不少哇！你們怎樣拿得動？」和坤這話端的不錯，從前的銀子是用紋銀，拿「兩」做單位計算的，小元寶是五兩十兩，中元寶每隻廿五兩，大元寶每隻五十兩，單單是一萬兩銀子，大元寶就有二百隻，一百萬兩銀子，合共大元寶二千隻，沒有四五十輛馬車，別想裝完，孟絲倫冷笑道：「和中堂，單單是你相府藏寶樓的地窖下面，所收藏的黃金，也不止一百萬兩啦！你要老佛爺做太平天子，先把你地窖的金子拿出來吧！」

和坤聽了面上一紅，閣樓下面隔扇開處，人影一晃，走出一個頭如笆斗，身子瘦長如竹篙的喇嘛番僧來，這喇嘛身穿鑲金線的大紅袈裟，怪聲怪氣，用生硬的漢語叫道：「那一個要皇上」一百萬兩銀子，那一個要中堂相國的人頭？贏得了我活佛一雙手掌，方才可以把銀子拿去！」這個突然出現的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新近入宮，冊封「章嘉克圖」活佛的霍都巴罕！

史存明孟絲倫一聽了這自稱爲「活佛」的番僧那幾句話，馬上覺得頭目昏眩！不禁大吃一驚！史

存明練過地獄的圖譜，知道西藏紅教裡面有一種名叫「阿修羅」的功夫，是密宗的上乘本領，單用聲音也可以叫人神志昏迷，估不到今天晚上居然遇個正着！天山大俠連忙氣納丹田，收攝心神，大喝一聲：「禿驢！班門弄斧！」斷虹劍刷的出鞘，施展雷電披風劍法，「雷霆千鈞」，呼的一劍，猛向霍都巴罕胸口刺去！

霍都巴罕却是拾強攻弱，聲東擊西，史存明抖劍刺來，他祇把袍袖一拂，瘦長影子一下便到了金弓郡主的右邊，左臂倏的一伸，瘦如鳥爪也似的五根指頭，猛向孟絲倫的粉面抓到，這一下疾如閃電，快捷無倫，金弓郡主赫然大怒，施展出飛龍劍法來，「神龍掉首」，長劍一翻，向對方的五指便截，她剛才一出劍，耳邊聽見史存明喊道：「賊禿厲害，硬抗不得！」腰後砰的一响，着了丈夫一下旋風掌，孟絲倫當堂退後四五步，她正要怪史存明多事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霍都巴罕手指一揆孟絲倫的劍尖，金弓郡主全身騰的一震，如同挨了一下無形的千斤鐵鎚，不但手臂酸麻，險些握劍不牢，連右邊肋骨也震蕩得隱隱疼痛，這番僧功力之高，竟然出乎自己意料之外！

史存明一看見霍都巴罕的出手，便知道對方是個厲害對頭，這番僧的功力，不但比起自己會過的癩道姑、寇東萊還要高強，連尼堪布也比他不上！天山大俠恐怕妻子有失，首先用旋風掌推開金弓郡主，接着把斷虹劍一抖，「金蛇萬道」，劍光飛洒，宛如黑夜繁星，亂殞如雨，這正是雷電披風劍煞手神招，霍都巴罕却視若無睹，嘿的一聲冷笑，右手袍袖一拂，左手衣袖往回一拂，好厲害的番僧，居然由兩隻袖管裡，發出一剛一柔兩股力道來，剛勁把史存明劍招擋住，柔勁却吸住他的右半身，往回一扯，史存明幾乎連人帶劍，撞入霍都巴罕懷裏，好在天山大俠也是個身經百戰的人物，他知道

密宗氣功的厲害處，就是可以叫敵人隨已勢而轉動一陷入對方圈子裡，可說有死無生！史存明立即用地缺翁旋風掌身法，刷的一旋，連人帶劍像游魚也似的，掙脫了霍都巴罕內力的牽引，斷虹劍劍同時刺到一般，霍都巴罕的密宗內功雖然練到一流境界，普通刀劍傷害不了！不過斷虹劍是新金削的刺穴法，齊齊避過，而且在轉身的刹那，反過衣袖一甩一股極強的內勁，把史存明逼得退出三四步遠！

金弓郡主驚魂甫定，一聲嬌喝，飛身上前，使出飛龍劍法來，嗤嗤兩劍，「蒼龍歸海」，「潛龍升天」，連刺霍都巴罕身上要害，史存明的雷電披風劍也連連催動，迅若風雷，夾輔而攻，本來他們夫婦兩人的劍法，各擅勝場，智禪上人當年的雷電披風劍，是以迅速狠辣為主，飛龍大師的飛龍劍法却是以飄忽輕靈見勝，不

，撲通咕冬，跌倒在地！



岳金鳳首先衝入樓內，長劍一抖，刺中和坤腰肋，和坤中劍

過孟絲倫的武功造詣，跟史存明不上，變成強弱懸殊罷了！可是天山大俠夫婦二人聯起劍來威力非同小可，霍都巴罕祇用兩隻袍袖透出密宗氣勁，彷彿不用雙手，或剛或柔，時捲時直，比起有兵刃來，還要厲害得多，三個人在漪瀾堂前，走馬燈也似的，鬥了三四十合，不分勝敗！和坤不禁大喜叫道：「皇上！活佛的本領果然高強，咱們今後可以高枕無憂哩！」

那知道他這一句得意忘形的話還不會說完，相

府的東西南三面，突然人聲鼎沸，原來幾座樓閣，不知怎的，同時冒出火焰來，這一回起的火是真火，不是夜行人用松香火粉撒的假火，必剝剝，劈劈拍拍，焚燒得十分猛烈，在戒備森嚴的中堂相府裏，居然會有四五處房屋齊起火，真正是意料不到！相府各處埋伏的紅衣喇嘛和武士，紛紛現身出來，高聲大叫：「快快救火！別讓火勢擴大！」「一定是有奸細放火！捉拿奸細！」

和坤聽說相府起火，不禁着忙起來，他是個愛財如命的人，俗語說得好，祝融施威，丙火無情，火勢萬一擴大開來，別說自己這座美奐美輪的相府，化為灰燼，就是藏寶樓裏的珍奇玩好，心血積聚，損毀了一點兒，也叫自己心疼，他也顧不得在皇帝面前失儀了，高聲大叫：「你們這些飯桶，怎的會讓人混入相府裡，放起火來？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朝，咳！你們祇會吃飯！」話未說完，漪瀾堂瓦面上，一聲長笑，刷刷刷，飛下三個人來，這三人二道一俗，正是岳金楓和鐵簍，銅拂二道，祇一眨眼之間，已經撲入樓窗之內！

乾隆帝十分機警，他在相府人聲鼎沸，喊叫起火的時候，立時知道不妙，馬上離開樓窗，祇有和坤憑着窗檻，發狂也似的亂喊亂叫，岳金楓首先衝入樓裏，他要先斬奸臣，後誅暴君，手中長劍一抖，叫了聲：「着！」刺中和坤腰肋，和坤大叫一聲，撲通咕冬，中劍跌倒在地上！

岳金楓一劍刺倒和坤，以為這奸臣一定洞胸穿肋而死，那知道大謬不然，奸相雖然跌倒，沒有受傷！原來他們君臣兩人，今天晚上都穿了貼身的金絲軟甲，岳金楓這柄劍如果是史存明的斷虹劍，或者可以貫甲刺入，可是他使的不過是一柄尋常鋼劍，難怪刺和坤不傷了！他不禁勃然大怒，正要一抖寶劍，再刺和坤咽喉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！侍衛領班董開甲已經一個飛身撲過來，兩柄虎頭鉤左右一

分，「平分春色」，噹噹兩聲，竟把岳大俠的長劍震盪開去！救回了和坤的性命！

這一邊鐵簍、銅拂兩道人接着衝進，他們看見乾隆帝繞過正中的雲石圓桌，撲向樓角，鐵簍厲聲喝道：「背信昏君，吃我一劍！」就話聲中連人帶劍飛身進刺，冷不防側面呼呼兩響，兩團黃光同時襲到，鐵簍真人猛覺身上一緊，自己腰身居然給兩塊鐵板也似的東西，夾了一個結實！

第六十回：漪瀾堂雙道滅碧血

原來鐵簀真人一心一意要追殺乾隆帝，那知道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尼堪布恰好閃在一道山水畫屏風的背後，鐵簀真人剛才連人帶劍縱起，尼堪布已經一陣旋風也似的，由橫裏撲出來，雙鉞一合，竟把鐵簀真人攔腰合在兩面銅鉞中間，兩腳離地！岳金楓和銅拂兩人一見之下，不禁大驚，異口同聲叫道：「哎呀！」就要飛身撲了過去。

祇聽見鐵簀真人一聲大喝，白光一閃，宛似驚蛇掣電，射在乾隆帝的身上，接着噹噹兩聲大響，哎喲兩聲慘叫，血花四濺，尼堪布和銅拂兩人，吃鮮血噴了一頭一臉！原來鐵簀真人被番僧銅鉞夾住，知道十九難活，索性把心一橫，右臂揚處，將長劍脫手飛出，猛向乾隆皇帝背心擲了過去，蒲的一聲大響，扎個正着，鐵簀真人不禁大喜，以為自己這一劍能够把乾隆帝刺死，就算是犧牲了自己的性命，也得回相當代價了！那知道世上的事情，往往出人意料之外！乾隆帝這次到和坤相府來，除了攜帶大批警衛士之外，身上還穿了金絲軟甲，鐵簀真人這一劍擲中他的背心，祇把數層衣服穿破，却人的身體，鏗成兩段，血花四濺！可憐一位武當派的成名劍客，壯志未酬，便喪命在漪瀾堂內！

銅拂道人看見師兄慘死，氣得紅了眼睛，一聲大喝，左手拂塵，右手寶劍，猶如出柙猛虎一般，向尼堪布撲上，岳金楓還要再找皇帝時，乾隆已經跟和坤會合在一處，在董開甲掩護之下躲進密室去

了！這邊銅拂道人拂劍並用，颯颯颯，向尼堪布連施煞手，倏忽之間攻了五招，尼堪布把兩面銅鉞揮舞開來，黃雲舒捲，將銅拂道人的劍夾拂打法，一一卸了開去，岳金楓一聲叱喝，仗劍上前夾攻，他一出手就是連環奪命劍法，劍光天矯，有如神龍，好一個尼堪布，他使開旋風鉞法，呼呼轟轟，兩扇銅鉞賽同兩面盾牌也似，隨身滾轉，以一敵二，昂然不懼，剎那之間，連鬥二三十合，不分勝敗！

作者現在要話分兩頭，再說活佛霍都巴罕在漪瀾堂前和史存明夫婦相鬥，三個人走馬燈也似的，拆了五六十招，史存明看清楚霍都巴罕的武功，全是密宗一脈，這派武功另有一番特異之處，不怕對方人多，敵人越多，威力越大，這是為何？原來「密宗」兩字，講的是「精」「氣」「神」，並不是「勁」與「力」，如果把密宗應用到武功上，祇要用志不分，乃凝於神，便可以借敵人的勁力，回擊敵人，霍都巴罕初見乾隆帝時候，能够坐在地上，身形不動，摔跌清宮十二名一級武士，就是這個道理，史存明知道竅要，他明白不用孟絲倫幫手，祇靠自己一個人的力量，儘敵得住霍都巴罕的密宗氣功，史存明向金弓郡主喝道：「娘子退下！我一個人便可以打發這番狗彘，你衝進閣樓去吧！」天山大俠知道時機瞬息，如果在這半晌工夫，抓不住乾隆和坤，就要前功盡廢，所以吩咐妻子殺入漪瀾堂裏，幫忙岳金楓鐵簀銅拂三個人一臂之力，金弓郡主恍然大悟過來，虛刺一劍，就要跳出窗外，那知道霍都巴罕倏的一聲怪笑，長臂陡的一伸，抓住孟絲倫的劍身，這一下出手之快，有如雷霆暴起，山洪乍發，史存明夫婦都是出乎意外！霍都巴罕單掌抓住劍頭，祇一吐勁，孟絲倫已感不支，再吃番僧手臂轉動，一牽一引，金弓郡主馬上全身不由自主，逕向霍都巴罕懷裏自行撞進！

史存明不禁大驚，使出「雷電披風劍」的煞着，運劍如風，刷刷刷，一連三劍，劍劍刺向番僧要

穴，霍都巴罕呵呵怪笑，左掌仍然用密宗氣功黏吸之力，按住孟絲倫的劍身，右手舒開袍袖，嗖嗖連擋三劍，孟絲倫虎口脹痛欲裂，一柄劍燙熱得如同烘爐冶鐵，額角眉心汗珠潄潄滴落，史存明叫道：「不好！」陡的捨劍用掌，先用旋風掌法，刷的一轉，反閃到霍都巴罕的背後，左掌蓬的穿金剛不壞身法，吃史存明掌力一震，身子也踉踉跄跄的，倒退幾步，孟絲倫方才免了奪劍之厄，趁勢一幌嬌軀，竄出兩丈以外！

霍都巴罕估不到史存明對拳腳也有這樣精深造詣，自己成名以來，讓敵人打中身體的，還是有生以來的頭一次！不禁勃然大怒！雙掌一圈，發出一道極強勁的旋轉力來，要把史存明的身體，牽入轉勁中心，史存明却是不慌不忙，施展旋風掌的身法，刷的一轉，要知道地缺翁旋風掌法特異之處，就是不拘由那一個角度方位，都可以翻掌進招，史存明一下攻進番僧內圈，手起一掌，「巧揮五弦」，就猛向霍都巴罕的腦戶穴接到！

這一下他用的仍是玄玄掌法，霍都巴罕一聲冷笑，他連頭也不回，袍袖往後一甩，這一招「翻雲覆雨」，恰好跟史存明的右掌接個正着，本來密宗氣功的長處，就是一撞撞敵人的勁力，立即吸牢，借力打力回擊對方，那知道史存明陡的掌力一轉，化爲「三陰滅陽掌」勁，向外一推，霍都巴罕的身子嗖嗖兩聲，居然被天山大俠拋起六七尺高，連大紅袈裟也抖開來，像一朵火雲，輕飄飄的，向斜刺裏一落。

孟絲倫兩次吃了霍都巴罕的大虧，一肚皮悶氣無從發洩，看見番僧被史存明掌勁直拋起來，雙腳

離地，立即一拉彈弓，刷刷刷，一連串十數顆鐵彈，猛向霍都巴罕身上要害穴道飛到！

霍都巴罕是個何等本領的人物？那怕區區鐵彈，他雖然一下疏神，被史存明的三陰滅陽掌力拋在空中，却是袍襟飄飄，身法不亂，金弓郡主鐵彈飛到，霍都巴罕反過衣袖一拂，他這一拂全是金剛氣勁，那十幾顆彈丸還未打到番僧身上，呼的飛轉，反向金弓郡主身上打到，孟絲倫大吃一驚！好在她的身手還算快捷，一見鐵彈朝着自己飛回，叫道：「不好！」使出地堂功身法來，骨碌碌向地一滾，方才避過這陣反擊彈雨，饒是她躲閃得快，腿脛間也中了兩彈，打得麻辣辣的，霍都巴罕本領這般厲害，真個把她嚇得魂飛魄散！

史存明一抖斷虹劍，右劍左掌，向着霍都巴罕攻上，他向孟絲倫大喝道：「娘子！快進漪瀾堂去，拿住昏君奸相再說！」金弓郡主一骨碌由地上翻起來，正要向漪瀾堂的第二層閣樓飛身進去，那知道月色下人影一閃，蒲蒲兩聲大响兩個人由閣樓窗裏連翩飛出來，如同斷了線的紙鷂也似，摔落院子地上，半下也不能動，史存明夫婦大吃一驚，定睛看時，這兩人原來一個是大內侍衛領班董開甲，一個是武當派名宿銅拂道人，兩人都是眼睛瞪直，口吐鮮血，嗚呼氣絕斃命！

銅拂道人剛才不是在漪瀾堂裏，跟岳金楓夾攻護法大喇嘛尼堪布的吗？怎的會和董開甲由樓窗裏飛出來，雙雙送了性命呢？原來岳金楓和銅拂二人雙劍並用，精光霍霍，劍花錯落跟尼堪布鬥了四五十合，尼堪布大喇嘛的本領，雖然並不弱過他們，可是岳銅兩人痛心鐵簀真人的慘死，這一戰居然拼了全力，兩人的劍招都是有攻無守，猛如瘋虎，俗語說得好：「一夫拼命，萬夫莫當」，尼堪布的雙劍，漸漸左支右絀，招架不住，一步步向那扇畫屏風退去，銅拂道人報仇心切，看見岳金楓的連環拳

命劍法，使了一招「飛瀑怒瀉」，劍光一抖，直扶尼堪布面上雙睛，番僧兩扇銅鉞，却用了着「拔山扛鼎」，封閉自己上路，右肋下却現出空隙來，銅拂道人那肯輕易放過？長劍一指，用了招「樵夫問路」，青閃閃的劍鋒，直刺向尼堪布肋下「太乙穴」，這一招用得十分恰可，眼看就要把他刺個正着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背後呼的一响，兩股金風破刀的响聲，逕向銅拂背心襲到。

襲擊銅拂道人的不是別個，正是清宮大內侍衛領班董開甲，原來董開甲剛才在漪瀾堂內，跟岳金楓對拆了七八招，兩個都是功力悉敵，旗鼓相當，後來鐵簀真人慘死在番僧尼堪布雙鉞之下，岳金楓和銅拂兩人敵愾同仇，雙雙撲向大喇嘛尼堪布，把董開甲拋在一旁，董開甲趁勢掩護乾隆和坤兩人，進了夾壁，遁入密室，他再由另一個出口現身出來，看見尼堪布情形危險，立即把虎頭雙鉞向左右一分，用了手「左推右攬」，雙鉞掛向銅拂背心，這是圍魏救趙之着，銅拂好不容易方才得到這個機响，竟把董開甲的雙鉞纏住，一拖一扯，卸向左邊，那知道他這一下疏神大意，沒有把敵人放在眼裏，竟然遭了殺身之禍！

原來高手比武，最忌的是分開心神，同時抵擋兩個敵人，如果對方本領和自己相距懸殊的，自不必說，可是董開甲是清宮侍衛的領班，他的武功造詣和銅拂道人比較起來，不過是在伯仲之間，董開甲看見銅拂連頭也不回，便用拂塵捲纏自己的雙鉞，陡的想出一條毒計，立即把雙手一放，任由雙鉞叫對方捲了去，董開甲趁勢用「游身八卦掌」絕技，扭身一閃，到了銅拂道人的左肩後，砰的一掌直穿出來，打中銅拂道人背心命門，這一下董開甲用的是「黑沙掌」力，打得銅拂眼前一黑，五臟六腑

猛烈的震動了一下，身子向前面一個踉蹌，攻向尼堪布的劍招呢？也自叮噠兩响，長劍墮地，劍招不解而破。

不過銅拂道人畢竟是武當派有數的名宿，他在中掌負傷之後，幾十年性命交修的內功，却在這時候施展出來，銅拂道人強自吸了一口丹田之氣，護住受了巨創的臟腑，刷地回轉身子，左肘一撞，右手翻過肩頭，猛的一抓，這是大擒拿手絕招，董開甲出其不意，吃銅拂一下抓着了左肩井穴！

董開甲的黑沙掌力，能够劈石開碑，端的非同小可，他做夢也想不到銅拂道人還有這一下拼了性命的反擊，給對方左肘一撞，痛澈心肺，左肩一緊，又給抓住了肩胛環骨，董開甲負痛之下，右膝蓋向上一提，直彈起來，猛向銅拂道人小腹「氣門穴」撞去！

這一下在武家名叫做「膝撞點」，又名叫「膝頂鎚」，狠毒異常，武林高手近身糾纏搏鬥，往往使出這一手絕着，那知銅拂道人的心思也和董開甲一模一樣，這邊抓緊敵人的肩環骨，那邊也把膝蓋彈起來，這一來變了膝蓋撞膝蓋，砰砰兩聲，雙方都用了十成的力量，大家的腿骨疼痛如割，銅拂却把抓住敵人的手加力貫勁，喝了聲：「去！」五指一扣一攏，喀喇幾聲，竟把董開甲左邊肩膊骨，硬生生的扭斷！

董開甲痛得眼前發黑，右臂反手一掌，劈中銅拂道人的腰膀，這一下仍舊是黑沙掌功，又是拼足全力，幾乎把銅拂的五臟六腑，整副翻轉過來，銅拂道人一聲狂吼，抓肩頭的手倏的一鬆，却是反手一叉，扼住了董開甲的咽喉，咽喉是人身最脆弱的部位，一吃敵人扼住，十九難免送命，董開甲連忙把右肩一拱，右手向上一掣，把銅拂的左臂握住，一頭鎚向他的胸口撞入來，銅拂奮盡生平氣力一扼

竟把董開甲的喉管活生生的扼斷，可是董開甲這一頭鎚也頂中銅拂胸膛，銅拂道人接連中了兩下黑砂掌，受傷已重，再被董開甲的腦袋猛力一頂，如何禁受得住？大叫一聲，立時送了性命！他的屍身却被董開甲一頭之力撞得直拋起來，越過窗檻，直向院子中心跌落，可是董開甲也被銅拂道人活生生的扼斃，軀體被銅拂一牽一帶，也翻落院子裏，兩個武林高手，就這樣同歸於盡！

孟絲倫估不到銅拂道人這樣的與敵同死，真正是肝胆摧裂，她把雙腳向地一墊，用個「燕子鑽雲」的身法直竄起來，纖足一點漪瀾堂的樓欄，定睛向樓裏看時，不禁怒火冲天，原來鐵簑真人已經倒臥在血泊裏，寶劍拋出一丈以外，



神威番僧苦鬥。

閣樓裏只有岳金楓和尼堪布對戰，尼堪布運鈇如風，着着向岳金楓進逼，岳金楓步步後退，顯然力不相敵，孟絲倫一咬銀牙，抖劍加入戰團，以兩打一，方才扭轉了岳金楓的劣勢，三個人走馬燈似的，在閣樓裏鏖戰！

這時候和坤的相府裏，接二連三的冒出火頭來，放火的顯然不單止一個人，相府裏的喇嘛武士不禁秩序大亂，他們不但忙着救火，還要搜尋放火的奸細，這樣一來，對漪瀾堂一面，反而無暇兼顧！



報血仇雙俠聯手，奮

史存明看見銅拂道人的屍身從樓窗上拋了下來，知道事情進行，並不如理想的順利，他關心岳金楓和鐵簑二人的安危，自己妻

子進去助戰，又不知道情形怎樣，天山大俠一心一意到閣樓裏面看個究竟，可是眼前這個敵手霍都巴罕的武功，委實太強，他的密宗本領，的確到了爐火純青地步，史存明起先和霍都巴罕交手，還不得怎樣，可是到了五六十合之後，天山大俠漸漸覺得番僧衣袖手掌打出來的氣勁，越來越強，自己雖然掌劍並用，攻勢極其凌厲，可是一到了霍都巴罕離身三尺以內的空間，便被一股無形勁氣膠住，居然使不出威力來，換句話說，番僧前後左右，彷彿築了一道無形的「氣牆」，這「氣牆」雖然是肉眼看不見，力量却是大得不可想像！七八十合之後，「氣牆」漸漸擴大，五尺以內，史存明的招數更加施展不開，不問遞掌出劍，都要用盡生平氣力，天山大俠猛然醒悟過來，番僧分明是拼着損耗本身真元之氣，要把自己存身方圓丈內之地，完全用氣功包裹住，好使自己連人帶劍，如同陷入泥沼之中，縱使拚命撐拒，二三百合之內，也要精力耗盡，虛脫而死，這是紅教氣功裏面最狠毒的法門，史存明一氣之下，索性盤膝向地上一坐，把斷虹寶劍插回鞘裏，雙掌翻飛，使出三陰滅陽氣勁，跟霍都巴罕的密宗氣功拚命撐持，這樣一來，兩下裏又變了相持不下之勢。

再說瀟瀾堂閣樓裏面的金弓郡主和岳金楓兩人，聯劍力戰總護法尼堪布，疾如狂風迅雷，不經不覺鬥了四五十合，岳金楓的連環奪命劍是迅速狠辣，孟絲倫的飛龍劍法是天矯神奇，兩道劍光宛似龍蛇交竄，竟把尼堪布雙劍的路子完全封住，施展不開，番僧暗叫不妙，他知道自己再打下去，一定敗多勝少，霍都巴罕在樓下庭院裏，不知怎的，沒有上來助戰，看來一定遇着強敵，不能分身，尼堪布陡的把雙劍一旋，用了個「疾風掃葉」的招式，兩團黃光滴溜溜的一個滾轉，盪開史、孟二人雙劍，矮身一閃，竄到那座山水畫屏風的背後，叮噹兩聲，倏忽不見。

金弓郡主一看之下，立即明白過來，這畫屏風背後，一定藏了暗門，剛才的乾隆皇帝和奸相和坤，一定循着這暗門躲進密室裏，現在的番僧尼堪布，也步了皇帝的後塵，由這暗門閃進密室裏面，自己難道就這樣的罷手不成？孟絲倫畧一猶豫，岳金楓已經縱步上前，一脚踢去，砰嘭兩聲大响，竟把這座一連四扇，大理石鑲嵌成的山水屏風，踢出一丈以外，跌得片片破碎！

果然不出所料，畫屏風一跌倒，牆壁現出一扇小小的暗門，高可容人，闊約二尺，岳金楓就要縱身過去，推開門扇，金弓郡主叫道：「岳大哥，不要魯莽！」她向岳金楓低低說了幾句話，然後把彈弓擎在手裏，安上鐵彈，岳金楓却由地上抓起一把椅子，照準暗門一推一撞，只聽見叮叮噹噹，一陣金鐵交擊的响聲，那暗門居然自動打開來，孟絲倫就在門扇打開的刹那，一拉彈弓，嗤嗤嗤，一串彈丸向門裏飛去，如果暗門後面藏了敵人，一定給彈丸打個正着，可是彈丸飛進，闐然無人，岳金楓把手中劍一晃，直向門裡搶進！

孟絲倫也接着搶入，原來暗門後面，是一條長長的甬道，沒有燈火，暗影沉沉，看不出這甬道有多少長，岳金楓一咬牙關，向孟絲倫說道：「嫂子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鐵簕、銅拂兩位道長的鮮血，咱們決不能够讓它白流，甬道的盡處就是密室，咱們直殺進去！」他幾句話一說出來，金弓郡主熱血沸騰，左手拿弓，右手按劍，兩人並着肩膀，直向甬道深處衝了過去！

那知道岳金楓和金弓郡主兩人，沿着這條甬道，跑不到二三十步，猛覺腳下一軟，原來他們踏腳的一段兩丈多長的甬道，突然向下直沉，甬道牆壁起了一陣叮叮噹噹，金鐵交擊的响聲，金弓郡主叫道：「不好！」她猛然醒悟過來，這一段甬道全是活動翻板，對方埋伏的人，只要一按機關掣鍵，甬

道立即下沉，孟絲倫十分機警，急不迭忙用了個「一鶴冲天」的身法，拔身向甬道頂一竄，雙臂向上舉，用壁虎功吸牢在圓穹頂上，全靠有這一着，方才避免陷身地牢之厄！岳金楓待要接着竄起，可是慢了利那，那翻板下降之勢，何等快捷，只一眨眼之間，便自滾落陷阱下！

先說岳金楓誤踏翻板，跌落陷阱，這陷阱的本身，原來是一座石砌的地牢，靠近阱口一段石地，完全嵌滿了尖利的鐵蒺藜，與及明晃晃的利刀，如果有人由阱口滾落，必定給這些尖刀和鐵蒺藜扎得遍體鱗傷，腹破肚裂！岳金楓却是個老江湖，當身子向下拋落時，猛覺寒光照眼，立時知道不妙，他立即把身體懸空一扭，用了個「臥看巧雲」的身法，手中劍倏地朝下一戳，岳金楓這一劍刺得恰到好處，剛剛刺在鐵蒺藜刺叢裡，身子藉着劍尖一彈之力，直竄起來，頭下腳上，翻了一個沒頭跟斗，飛到石牢的另一個角落去了！岳金楓這一下全靠輕功精純，隨機應變，方才免了亂刃穿身之禍！

他一個跟斗翻向石牢的另一面，正要挺身向阱口竄上，那知道轟的一聲大响，一塊鐵蓋由阱口旁邊彈出來，恰好把缺口門住，剛才陷落的翻板，也回復了原狀，這樣一來，岳金楓便被關在漆黑如墨，伸手不見五指的石牢裡，原來這一座機關密室，是和坤特意聘請西洋國巧手匠人，鳩工選材，花了無數心血造成的，十分靈活，真正是巧奪天工，重重埋伏，就是這樣，和坤方才恃無恐，安然和乾隆帝躲在密室裡面哩！

孟絲倫看見岳金楓跌落陷阱，甬道翻板立即迅速上升，恢復原狀，相府機關這樣巧妙，真正是出乎意料之外！金弓郡主吃驚不小！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甬道的盡頭處，倏地現出兩個人來，看裝束是相府裡面的武士，金弓郡主一個飄身由甬道頂掠下來，她不敢落在剛才岳金楓失足陷落的地方，却向來

路一竄，不等那兩個武士撲過來，立即扭身發彈，刷刷刷，孟絲倫用連珠彈法，打出四顆彈子，當先一個武士慘叫一聲，雙眼全被彈子打瞎，痛得滿地亂滾，後面那一個武士呢？也被彈子打中面門額角，頭破血流，疼得他怪叫一聲，折轉身來，向甬道的另一邊跑去！

金弓郡主用彈弓打倒了兩個武士，倏地向前一竄，把那個瞎了眼睛的武士由地上拖起來，劍光一閃，寶劍抵住了他的胸膛，喝道：「這裡的甬道要怎樣才能夠打開，機關掣在那裡？快說！」

誰知道這武士被彈丸打瞎了眼睛，痛極心昏，他本來就不知道地牢密室機關掣鍵的所在，那裡能夠答得出來？金弓郡主一連問了他兩次，這武士只是哎呀的呻吟亂叫，半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孟絲倫心頭火發，正要給他吃點苦頭，冷不防甬道深處一聲怪笑道：「賊婆娘，你還想救你的同伴嗎？連你本身也是泥菩薩，自身難保，還要解救別人，別做夢了！快跪下受縛吧！」話未說完，呼的一陣急風，一個高大人影，猛向金弓郡主撲到！

金弓郡主聽出說話的不是別人，正是雍和宮總護法大喇嘛尼堪布，剛才自己和岳金楓兩人，聯劍力戰，方才把他打敗，現在岳金楓失陷在地底石牢裡，只剩下自己一個人，如何能够抵敵？孟絲倫立即舉手一劍，刺死了那名相府武士，然後扭身一幌，用了個「紫燕斜飛」的身法，向旁邊竄出去，她明明知道逃不過尼堪布的掌握，但是拚着躲得一時就是一時，那知道就在金弓郡主扭身旁竄的時候，一件奇蹟當堂出現！

原來尼堪布由甬道的一頭現身出來，撲向孟絲倫的利那，甬道頂上突然轟轟兩聲大响，落下一個形如瓦釜的鐵罩來，這鐵罩足有六尺多高，四尺方圓，剛剛可以罩着一個人的身體，這鐵罩的落點十

分恰可，竟把尼堪布一下罩住，剛才關閉了甬道翻板，又慢慢的揭起來，關閉在石牢底下的岳金楓，乘機把身一縱，用了個「燕子鑽雲」的身法，向陷阱口竄上。

這一來形勢立即轉變，尼堪布被關在鐵罩裡面，看見這個情形，失聲叫道：「苦也！相府裡一定混進奸細！」

甬道把甬道機關埋伏轉過來的，是那一個呢？原來就是史凌霜、桂月娥、凌雲燕三個易釵而弁的女英雄，她們在十幾天之前，依照金弓郡主錦囊妙計，混進了豐紳殷德的駙馬府，結交了乾隆的十公主，再由十公主的引薦，進了和坤相府，她們的貌相本來秀美，口齒又便給伶俐，還有一層，史凌霜等三位女俠，完全是走慣江湖的風塵兒女，裝扮起男子來，真正是一絲一毫也不現出破綻，所以進了相府不到幾天，便和府裡的武士混得滾瓜爛熟，三女俠一邊和武士交好，一邊把相府裡面的格局和佈置，描了草圖，送出外面，另外和駙馬府裡面的史劍虹、狄鵬舉、管寒溪等人，保持密切聯絡。

三女俠進了相府不久，便知道和坤相府裡面，有兩個地方安置着機關密室，一個密室設在漪瀾堂內，一個密室安在藏寶樓裡，聽說還有很厲害的埋伏，史凌霜立即和桂凌二女商量，要把這兩座機關室的秘密探聽出來，不過和坤相府的人把機關室的秘密，諱莫如深，因為和坤一向嚴厲吩咐下人不准洩漏相府有機關的事，連提也不准提，別說是知道關鍵所在了！史凌霜接連試探了幾個武士的口風，知道他們本身對相府機關的一切，俱是懵懵如也，即使有一些零碎片段的消息，也是一鱗半爪，無濟於事，三女俠把心一橫，決定到內宅裡，打聽藏寶樓和漪瀾堂兩處密室的機關埋伏，說也湊巧，這天

早上，和坤却由外面招了數十名巧手工匠到相府來，給自己的密室甬道加設幾種埋伏，史凌霜一聽之下，不禁大喜，她向桂月娥、凌雲燕二女說道：「機會來了！」

凌雲燕還不明白史凌霜這幾句話的意思，連聲問道：「奸相再僱工匠修飾機關埋伏，怎會是我们機會呢？」桂月娥道：「師妹，連這樣顯淺的道理你也不懂嗎？奸相聘請工匠增加機關埋伏，必定要交出密室原有機關的秘圖，我們只要如此這般，豈不是可以把奸相的機關密室刺探清楚，更不用到內宅去冒險哩！」凌雲燕方才醒悟，這天晚上，三女俠知道和坤聘請來的工匠，住在相府西軒，史凌霜三人到了三更左右，換過夜行衣服，恢復原來裝扮，用輕功提縱的本領，悄沒聲息到了西軒閣裡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只見這班工匠在燈光下圍住一幅相府密室的草圖，正在那裡研究怎樣增刪修改，三女俠伏在瓦面上，偷聽了大半夜，居然把相府兩處密室的輪廓，探得一清二楚，史凌霜還憑着自己的記憶力，把那一處有翻板陷阱，那一處有活動暗門，一一記了下來，還知道了工匠要增刪的大要，直到夜靜更深，那些工匠也覺得疲倦，各自返房睡覺，三女俠方才離去，到第二天晚上，史凌霜等三人又依樣葫蘆，到西軒去刺探，說也湊巧，和坤爲了保持機關秘密，吩咐這班工匠到晚上夜深人靜時候，才商量鳩工建造的一切，這樣一來，倒便宜了史凌霜等三人，聽得清清楚楚，她們接連刺探了四個晚上，已經把相府密室的一切，偵查出一個輪廓來，知道漪瀾堂密室的一切機關鑰鍵，統統在一座地下石室裡，密室裡面一切翻板、陷阱、鐵網、刀閘，只要在石室內一按關鍵，這些埋伏便可以隨時發動，陷阱來人，因爲甬道內的夾壁，暗藏着瞭望眼，敵人只要一進入甬道，瞭望眼後面的監視哨立即把一切用鈴聲响號通知密室，所以史凌霜想着如果要控制甬道的機關埋伏，一定要佔領這座地下室，

當她們正在商量怎樣毀壞地下室關鍵的時候，乾隆帝這一天便到了和坤相府！

皇帝到相府那一天，和坤立即傳下一道命令，所有相府的上下人，一律不准踏出相府大門一步，外邊人也不准進入中堂府，即使是王公大臣，也一律要擋駕。

第六十一回：黑地道女俠捉權奸

史凌霜看見相府戒備情形，立即明白一定是皇帝御駕到相府來，方才這樣嚴重，她們在來的時候，已經受了孟絲倫的錦囊妙計，如果羣俠進攻相府，史凌霜三人第一個任務就是放火，擾亂敵人耳目，第二個任務就要破壞密室甬道的機關，讓史存明、岳金楓這班人長驅直進，捉拿昏君奸相，對於放火一層，史凌霜已經有了準備，她們混進相府不久，已經由外邊偷帶了許多火藥火種進來，分別埋藏在相府隱僻的地方，像庫房，馬廄之類，完全是一般人平日沒有注意的角落，所以這天晚上，相府警號一响，史凌霜和桂月娥、凌雲燕三女俠齊齊出動，竄到平日埋藏火藥火種的地方，點起火來，史存明在漪瀾堂大戰番僧時，聽見相府內接二連三的爆炸起火聲音，就是史凌霜三女俠在相府裡面做的手腳！

她們一連點燃了五六個火頭，估量相府人多，火勢即使能够撲滅，不至蔓延開來，也要叫對方手忙腳亂！方才停止放火，三個人一齊撲向漪瀾堂，史凌霜三人因為是相府武士的身份，當然沒有受到攔阻，她們按圖索驥，不費吹灰之力，找到地下室的入口，立即揭開掩蔽，推門進去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石室裏一共有四個人在那裡指揮操縱機關掣鍵，史凌霜不由分說，運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法，把這四人用點穴法，一一制住，然後拔劍強迫他們，教自己怎樣操縱機關，桂月娥、凌雲燕兩人，却跑到前面的瞭望眼去，窺望一切，就在她們三個人同心合力之下，居然把密室甬道裡的機關翻轉過來，把

總護法尼堪布闕在鐵罩之內！

尼堪布看見機關埋伏出了毛病，鐵罩不罩敵人，反而罩着自己，不禁勃然大怒！他把雙鉞左右一旋，要想硬用兩扇銅鉞之力，把鐵網震破了，然後飛身竄出來，那知道這鐵罩本身是個百煉純鋼鑄造而成的，那些鐵網不但堅韌無比，而且富有彈力，尼堪布要想一下子把它掙破，談何容易？只見雙鉞一撞，鐵罩大大震動一下，發出叮叮噹噹響聲來，鐵網却是不損一分一毫，岳金楓恰好由地牢裡跳上來，看見番僧情形狼狽，不禁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番狗禿驢，你今回真是作繭自縛哩！」

孟絲倫一拉彈弓，就要瞄準鐵網裡面的尼堪布，發射彈丸，可是回心一想，這一下絕對沒用，因為鐵網的網眼十分細小，自己的連珠彈未必能够顆顆透進網裡，就算有一兩顆彈丸穿過網眼，射到番僧身上，也不中用，不能够給尼堪布怎樣的損害，金弓郡主忽然想出一個主意來，向岳金楓一擺手道：「岳兄！不用管這禿驢，奸相和坤跟那負心皇帝一定是躲在密室裏，咱們進去抓他出來！」尼堪布聽見金弓郡主吩咐岳金楓到密室裏找皇帝的晦氣，不禁嚇了一跳，連聲叫道：「你們這班胆大妄為的叛逆！房裏根本沒有皇帝哩！」

岳金楓和孟絲倫不禁大笑起來，金弓郡主笑道：「這番狗不打自招，此地無銀三百兩，他說沒有皇帝，皇帝一定躲在密室裏面，岳大哥，不用再猶豫了，進房去捉人吧！」尼堪布氣得破口大罵，他把雙鉞向鐵網亂砍，砍得轟轟連響，鐵網始終不動一分一毫，因為這種鐵網是西洋巧匠精工鑄造的，專為關閉有本領的人而設，除非對方有莫邪干將一類吹毛削鐵的寶劍，不然的話，別想破網出來，岳金楓和金弓郡主繞過鐵網，只一起落之間，便衝到密室的門前，岳金楓抖足丹田罡氣，向門裏一聲大

喝道：「昏君奸相！快滾出來納命！」話未說完，一脚飛起，砰嘭，密室兩扇房門大大的打開來，岳孟、二人四隻眼睛向房裏一望，不由自主，噢的一聲喊叫！

原來這一間密室完全是臥房佈置的格局，足有兩丈見方，錦衾繡榻，十分雅緻，地上還鋪了柔軟的北京毯，床頭的小几上，放着一隻宣爐，爐裏點着檀香，香烟嫋嫋，可有一件，那就是乾隆和坤兩人，踪跡不見！

乾隆君臣兩人，剛才在漪瀾堂上，大家眼見他閃入暗門，分明是躲進密室裏，怎的一下子不見了呢？岳金楓失聲叫道：「真是邪門，昏君奸臣躲到那裏去了？」金弓郡主孟絲倫俏眼四下一掃，密室除了一張大床之外，別無可以藏身之地，她一躬身竄到床前，首先用寶劍挑開床幃，向床底下一看，原來這裏也有一扇暗門，孟絲倫頓足長嘆道：「真是功虧一簣，這裏還有通路，叫那昏君逃跑了，真個不值！」

岳金楓看見大床的銅柱上，鑲嵌着兩朵金蓮花，彷彿可以扭動，當堂靈機一觸，他立即伸出左手來，按住了金蓮花，用力一掀，說也奇怪，金蓮花叮噹一响，那張龍鳳柱雕花的大床，自動向左邊移開來，整張床退後三尺，空出的地方現出一扇暗門，孟絲倫叫道：「岳兄，咱們是一不做二不休，再由這扇暗門進去！」

話未說完，暗門裏面傳來一陣格鬥的聲音，接着是哎喲連叫，撲通咕咚幾响，金弓郡主側耳一聽，不禁大喜說道：「行了！咱們已經得手啦！估不到這次混進相府的幾個小妮子！建立了不世的豐功偉業！」

果然不出所料，在暗門的背後，另外一條秘密甬道裏，桂月娥凌雲燕兩人，已真正把奸相和坤擒住！

原來史凌霜、桂月娥、凌雲燕三女俠，神不知、鬼不覺的攻進地下石室，史凌霜控住了一切機關鍵掣，桂月娥凌雲燕却湊到瞭望眼上，監視地道密室裏的動靜，這瞭望眼是西洋工匠特別設計的，結構十分巧妙，它是用幾塊稜角玻璃，按照望遠鏡的折光原理造成，（望遠鏡在明朝末年，由西洋傳教士利瑪竇帶來中國）人湊在筒眼上，可以同時看見幾個方向，她們看見史凌霜用鐵罩機關蓋住了尼堪布，又看見金弓郡主和岳金楓攻到密室門前，桂凌二女高興得幾乎叫起來，以為密室裏面的乾隆和坤兩人，這一回有如釜底之魚，甕中之蛤，必定難逃厄運！

這時候密室裏面一切情形，在瞭望眼裏面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除了乾隆和坤兩人之外，還有兩名相府武士，（這密室裏本來有四名武士，其中兩個武士剛才看見岳金楓跌落陷阱，要撲出來拿人，吃了金弓郡主的鐵彈，一個逃走，一個送命。）在望遠鏡筒裏，可以清楚的看見乾隆和坤兩人，滿面焦灼神情，不過多時，君臣兩人咬了幾句耳朵，和坤突然走到大床面前，伸手一按床柱，說也奇怪，那張大床居然自動向左邊移開來，現出一扇暗門，乾隆帝立即面現喜色，他向後擺了擺手，兩個武士提刀當先，向暗門走了進去。

乾隆和坤也接着走進暗門裡，說也奇怪，人一踏入暗門內，那張黃銅柱的龍鳳大床，立即移回原位，恢復先前的樣子，桂月娥、凌雲燕看在眼里，吃驚不小！和坤這奸相真正狡猾，密室裏面還有暗道！她們立即跑回地下石室裏面，向史凌霜叫道：「霜姊，咱們真正是棋差一着啦！昏君奸相躲藏的

密室裏，居然狡兔三窟，還有別的出路哩！」

史凌霜不禁愕然，自己滿心以為控制了機關室，便可以和外來衆俠裡應外合，把乾隆君臣捉住，她正在連連頓腳的當兒，地下機關室的石牆，突然一陣格格軋軋連响，桂月娥一聽之下，不禁大喜欲狂，叫道：「霜姊！雲妹，原來密室另外一頭出口，就在這地下石室裡！」

桂月娥這樣一說，史凌霜、凌雲燕精神當堂振奮起來，尤其是史凌霜，暗叫慚愧，真正是山窮水盡疑無路，自己以為一準絕望的了，誰知道奇峯突起，乾隆帝居然會自己投到這間石室裏來，三女俠趕忙把四個點了穴道的俘虜，向石室的角落一推，自己也閃在旁邊，靜看這機關室裏面的變化！

果然不出所料，機關室的石牆响了一陣，慢慢的裂開來，現出一扇活動暗門，凌雲燕躡足提氣，只一幌身，便搶到暗門邊，不到盞茶工夫，暗裏探出一個腦袋來，在昏黃燈光下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正是剛才瞭望鏡裡，所見密室兩名武士之一，這武士探頭向外一望，失聲叫道：「噢！機關室裡面幾個人，統統不見，跑到那裡去了？」

凌雲燕不等他把話說完，銀牙一咬，手中劍活聲揮落，這一劍迅若風雷，那武士出其不意，要把腦袋縮回，那裡還來得及，凌雲燕這一劍居然把他的頭顱削落半邊，血花四濺，連哎呀也沒有半聲，便自死於非命！

還有一個武士跟在後面，看見同伴探頭出去，暗門外劍光一閃，便自送了性命，不禁失聲叫道：「相爺快退！」他只說了這四個字，凌雲燕已經一幌嬌軀，搶進暗門，嗤嗤兩劍，左邊一招「高祖斬蛇」，右邊一着「李廣射石」，這是武當青萍劍的絕招，劍勢十分凌厲，那武士急不迭忙提刀上撩，

用個「鳳凰展翅」，橫刀一擋，凌雲燕却一矮身，左腳突飛起來，這一着「裙裡腿」，閃蹴如電，踢中武士小腹，痛得他哎喲一叫，向後便倒，凌雲燕趁勢上步，嗤的一劍，「樵夫問路」，青閃閃的劍鋒，刺進那武士的胸膛，慘吼半聲，便自送了性命，跟隨他的同伴，向枉死城報到！

這暗門後面的甬道十分狹窄，不到三尺，凌雲燕却在這一條修長狹窄的甬道裡，大顯身手，三招兩式功夫，便把相府兩名武士刺倒！甬道沒有燈火，稍為深入一點，便看不見人面，凌雲燕只看出兩個人影的輪廓來，當先一個身材碩長，分明是乾隆帝，凌雲燕斷喝一聲：「背約昏君，看你逃到那裡去！」

她恨極了這個寒盟背約，忘却本來面目的皇帝，就喝聲中把劍一抖，用了招「龍門三擊浪」，嗤嗤嗤，向那碩長人影接連刺出三劍，誰知道這人影袍襟一翻，抖出一口燦若銀虹的長劍來，迎着凌雲燕的劍身一截，叮噹兩响，竟把凌雲燕手中的劍，截成兩段！

這一下大大出乎凌雲燕意料之外！原來這碩長人影正是乾隆皇帝，他這一柄御用寶劍名叫「白象」，本來是緬甸皇宮裡的鎮國寶劍，是用紅毛精鋼鑄成，吹毛削鐵，鋒利無匹，乾隆一十八年，緬甸國拒絕向清朝進貢，乾隆派大將軍傅恆遠征緬甸，（傅恆就是福康安的父親），連拔緬邊二十八城，大軍直逼伊洛瓦底江，距離緬甸京城六十里，緬甸國王大懼，遣使乞和，送給清朝一批價值連城的寶物，傅恆方才退兵，這柄白象寶劍就是緬甸王當年送給乾隆皇帝，當為謝罪之用，不過乾隆一向把它寄放內府，沒有拿出來使用罷了！今天晚上他到和坤相府來，預防有失，所以佩帶了這柄白象寶劍，滿清開國初期的幾個皇帝，像康熙和雍正，都是精通武技人物，尤其是雍正帝，他的劍法達到第

一流劍手的地步，至於乾隆皇帝本身，由小時起，便學他的祖父康熙，父親雍正一般，酷嗜武藝，乾隆的拳脚功夫和劍法，也很不俗，當年第一次微服巡遊江南，在蘇州城隍廟單手獨拳，把一班無賴地痞打得屁滾尿流，可見他的本領原是不弱哩！這一次凌雲燕搶入甬道裡，抖劍向他直刺，乾隆帝無路可走，逼得使出看家本領來，一劍揮出，截斷了凌雲燕手中長劍！乾隆帝却是得理不饒人，踏進兩步，嗤的一劍，白象劍在黑暗甬道裡，賽同驚蛇掣電，反向凌雲燕的心窩刺到！

凌雲燕手中劍已經截斷，無從抵禦，只好向後一跳，退出暗門，桂月娥見她倒握着斷劍退出來，知道師妹吃虧，女英雄霍地拔出單鉤，合在左手，鉤劍一交，向着門裡叱喝道：「弘曆，你已經變了網底游魚，還要掙扎！」她就在這聲叱喝裡，玉手一揚，三顆鐵蒺藜連珠飛出，排成品字行列，直向甬道暗門打進！

那知道乾隆帝身上穿了金絲軟甲，根本不怕普通暗器，桂月娥這三顆鐵蒺藜朝着中路打來，乾隆帝挺胸一擋，蒺藜雖然中在身上，却是絲毫無損，皇帝反而把白象寶劍一抖，搶出暗門，桂月娥單鉤迎頭一蓋，乾隆帝白象劍向上一封，叮噹兩聲大响，又把桂月娥的左手單鉤砍成兩截！

史凌霜看見乾隆帝的長劍銀光閃閃，寒氣襲人，知道是價值連城的寶劍，喝了一聲：「來得正好！」凌霜寶劍嗖的出鞘，原來「斷虹」「凌霜」兩劍，全是峨嵋至寶，史存明本來拿它交給自己兩個兒女使用，後來史劍虹在南天山闖禍，劍刺禿鶻，幾乎給補老人寇東萊奪了寶劍，史存明一怒之下，把斷虹劍由兒子手裡收回，凌霜劍在女兒手裡，天山大俠本來也要一併收繳，孟絲倫却是護着女兒，代她說項，凌霜劍仍然留在史凌霜的身邊，恰好和乾隆帝的白象劍針鋒相對，乾隆一劍向前刺

出，史凌霜橫劍一擋，叮噹兩响，兩柄劍撞在一起，火星四濺，二人的寶劍劍身不動，全無傷損，乾隆剛才仗着寶劍鋒利，連折桂、凌二女兵刃，現在方才由史凌霜接了他一劍！

女英雄一接皇帝的劍，覺得乾隆腕力沉雄，不是花巧招式手段，史凌霜心中一凜，立即把劍身一翻，使出「粘」字秘訣，一牽一扯，要想把乾隆帝的白象寶劍，硬生生的搶奪過來，那知乾隆劍鋒倏的一沉，用了招「白雲出岫」，劍尖直刺史凌霜的腰身，史凌霜叫了聲：「着！」縱身向上一跳，巧燕驚鴻也似的掠了起來，嬌軀幾乎撞着石室屋頂，劍光刷的一繞，正要用個「雪花蓋頂」，向乾隆帝當頭刺落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石室兩扇門砰砰的打開來，兩個紅衣喇嘛，一個舞雙戒刀，一個使喪門鎚，旋風似的搶進，這兩名喇嘛都是雍和宮裡的二級人物，一個叫塔音布，一個叫額古倫，他們本來是担任相府流動巡哨的，剛剛巡到石室門外，聽見裡面兵刃叮噹亂响，塔額兩人都是機智絕倫的人物，一聽之下，馬上知道不妙，立即攻破石門，衝了進來，向乾隆帝身前一擋，全靠兩個紅衣喇嘛及時搶救，乾隆帝方才免了厄難！可是另一方面，奸相和坤在甬道裡，却被桂月娥，凌雲燕兩位女俠活生生的擒住！

原來就在乾隆帝竄出甬道暗門，史凌霜把他敵住的剎那，桂凌二女雙雙打個呼哨，身子一幌，竄進暗門，她們搶進暗門的原因，第一是捉拿奸相和坤，第二是截斷乾隆帝的歸路，桂月娥當先竄入，寶劍一幌，和坤一瞥見了劍光，嚇得魂飛魄散，「軟膝病」又發作，撲通咕咚，身子向下一矮，不由自主跪倒在地！桂月娥一伸粉臂，已經把奸相劈胸抓個結實，寶劍正要迎頭斫落，和坤失聲叫道：「女英雄！女菩薩，饒了小人的命！」

桂月娥估不到和坤是堂堂中堂相國，竟然這樣膽包，向自己跪地求饒，連半點硬骨頭也沒有，不禁怔了一怔，她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，反手一揪，將奸相由地上像老鷹捉小雞也似的提起，喝道：「萬惡民賊，你要死還是要活？」

她這樣的抓住和坤，無非是把這奸相當做現成的人質，挾在手裏，不愁自己不能够突出重圍，就在這個時候，甬道的另一面，突然傳來一個清脆口音，叫道：「月娥且慢，這奸相交給我，我有用處！」說話的正是孟絲倫，原來金弓郡主和岳金楓發見床後暗門之後，更不猶豫，立即縱身跳入，唧尾跟踪趕到！

孟絲倫估不到桂月娥，凌雲燕兩人，居然能够在密室甬道裏，抓住和坤，歡喜得心花怒放！她飛身撲過去，由桂月娥手裏接過和坤，這時候乾隆帝已經在塔音布、額古倫兩名喇嘛掩護之下，逃出地下石室，史凌霜那裏肯這樣放過他，仗劍追出，那知道她剛才衝出石室門外，雍和宮的喇嘛已經接二連三趕來，剎那之間，來了二十多人，把史凌霜重重圍住，小姑娘展開父親傳授的雷電披風劍，跳高竄矮，運劍如風，跟衆喇嘛苦戰！

金弓郡主和岳金楓、桂月娥、凌雲燕四人，挾着奸相和坤，由石室裏出來，孟絲倫一拉彈弓，拍拍拍，打出一串連珠鐵彈，當堂有五六个喇嘛中了彈丸，打得他們叫苦連天，紛紛抱頭四散不迭。金弓郡主高聲大喝道：「你們這些衣架飯袋，真正不知天高地厚！你們的相爺已經給我抓住了！還敢跟我們動手？要不要你們相爺的性命？」

那些喇嘛番僧和相府武士，聽說中堂大人被刺客生擒，不禁大驚失色，正在愕然相顧，說時遲，



和坤跪地向二女俠求情。

那時快，石室門裏一聲狂吼，竄出一個紅袍人影來，正是雍和宮總護法喇嘛尼堪布！

尼堪布不是在秘密甬道裏，給鐵籠罩住的嗎？怎的會突然脫險，由石室裏竄出來呢！原來番僧尼堪布給鐵罩蓋個正着，幾次用銅鉢去撞砍鐵網，沒有成功，氣得他三尸暴跳，咆哮如虎！不過他究竟是個雍和宮裏面的總護法，智深勇沉，忽然想出一個主意來，尼堪布首先把銅鉢向地一拋，雙掌平伸出來，抵住鐵網，向前一推，他這一下用的是密宗氣功，氣勁非同小可！鐵絲網被尼堪布雙掌之力，撐得根根直豎，膨脹起來，就像吹脹了氣的皮球一般，不過這些鐵網是用精鋼打造成的，一時之間，還不能够折斷，尼堪布却是胸有成竹，他把鐵網撐到七八成氣力左右，突然把勁功一收，接着再用猛力一撞，尼堪布的內功已經到了爐火純青地步，勁功收發由心，那鐵網被它這樣先硬後軟的一掙一撐，叮噹噹，尖聲大响，當堂粉碎！尼堪布由鐵網破處一個縱身跳出來，他關心乾隆帝的安危，連雙鉢也不要了！直向地道衝了出去。

孟絲倫看見尼堪布脫穎而出，當堂暗吃一驚，岳金楓把手中劍一橫，搶在尼堪布的前頭，喝道：「禿賊！」就要抖劍直刺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刺斜裏呼呼兩响，先後掠過兩個人影來，先到的是天山大俠史存明，後到的是蒙古怪俠呼倫齊，孟絲倫岳金楓兩人一見之下，不禁精神大振！

史存明本來是在漪瀾堂前院和活佛霍都巴罕苦苦相持的，怎的會一下子突然到來，還多了一個呼倫齊？這裏大有說明的必要，原來霍都巴罕想用紅教上乘密宗氣功，把史存明活活困死，那知道史存明却一橫心，索性使出三陰滅陽功勁來，跟他對耗，這樣一來，大家變了內功相拒，撐持不下，兩人的拳腳慢慢吞吞的移动，每一伸拳踢腿，都是緩慢異常，簡直形如兒戲一般，其實他們每一下出手，都

用足了十足功勁，要制敵人的死命！這時候恰好有幾名相府武士，闖進院子裏來，要想上前助戰，那知道這兩大高手惡戰正酣，霍都巴罕的密宗禪功，史存明的三陰滅陽功勁，縱橫交錯，近身方圓三丈以內，織成一道力網，幾個武士不知厲害，縱身上前，被霍都巴罕、史存明合組的力網一撞，雖然沒聲無臭，身子登時像皮球也似的，逆彈開來，飛跌尋丈以外，跌得頭破血流，其餘的武士看在眼裏，不禁大驚失色，連聲叫道：「邪門！邪門！」再也不敢上前，只好遠遠的站着觀戰。

這時候武士人叢裏，却悄沒聲息的掩過一個人來，這人正是蒙古奇俠呼倫齊，他比較稍後的時候，混入和坤相府，當時相府裏冒起了幾處火頭，人人忙着救火，秩序大亂，呼倫齊毫不費力的進入內府，覷準了一名奔跑的武士，猝然現身出來，夾衣領一把抓住頭頸，運用大力金剛手法，使勁一扭，喀喇兩响，竟把這武士的頸骨活生生的扭斷，死在地上！呼倫齊將這名武士的屍身拖向一邊，用最迅速手法，脫了他的號衣袍帽，穿在身上，和坤相府武士一大半是滿洲人，呼倫齊膚色黝黑，滿面虬髯，貌相有幾分像滿洲人，再一穿上武士服飾，更沒有人認得出來，他昂然大步的走入漪瀾堂裡，看見史存明和番僧霍都巴罕各自用上乘內功排鬥，呼倫齊一見之下，吃驚不小！心想：「不好！這樣比鬥最耗真力，史大俠也是個老江湖啦，怎的這般愚蠢，跟番狗這樣比鬥？」

他那裡知道霍都巴罕用上乘密宗氣勁圍困史存明在先，史存明逼得用三陰滅陽功應戰於後，呼倫齊明白這樣的打下去，只有同歸於盡，他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，反手一把，抓住兩名武士，運用摔角手法，砰砰兩聲，猛向霍都巴罕身邊，擲了過去！

這兩個倒霉的武士，被呼倫齊一拋一擲，撞到力網之上，當堂迸彈起來，呼倫齊就在武士碰撞反

彈的時候，高聲大喝：「乾隆皇帝已經叫金弓郡主砍了腦袋，你們這些飯袋，還在這裡看人打架！」

呼倫齊這兩句話一說出來，霍都巴罕不禁大吃一驚，皇上叫人家砍了腦袋，那還了得？就在他心神一分的剎那，史存明的三陰滅陽掌功勁，已經像排山倒海一般，直推過來，霍都巴罕叫聲不好，正要運動回推，呼倫齊一幌身軀，閃到番僧背後，奮盡生平氣力，使出大力金剛掌絕技「浪搏江礁」，砰的一响，這一掌結結實實的打中霍都巴罕腰後的「伏兔穴」，原來呼倫齊在金山大俠門下練技的時候，曾經聽見過師傅說及各門各派的武功，尤其是對青藏一帶紅教喇嘛的氣功，說得十分詳細，他知道霍都巴罕這一派密宗氣功的長處，就是敵人越多，威力越強，相持愈久，反擊敵人之力量越大，要破解他這一派氣功，只有用一件突如其來的變故，分散對方心神，然後出其不意，給他一下迅雷不及掩耳的猝襲，方才可以成功，所以這位蒙古奇俠故意說出乾隆皇帝已經被殺這句話來，叫霍都巴罕的心神大震一下，立即把握機會，乘隙突入，一記大力金剛掌橫推出去，果然收了奇效！

霍都巴罕猛覺心頭一震，腰後受了一着重擊，當堂眼冒金星，喉頭發甜，眼看就要吐出鮮血來，好個霍都巴罕，本領煞是不凡，立即吸起一口密宗氣勁，阻止逆血上湧，呼的掉轉鐵臂，回肘一撞，砰砰兩聲，竟把呼倫齊撞得倒跌出一丈以外，接着雙腳一點，用個「平步青雲」身法，拔起兩丈多高，大紅袈裟一飄一晃，越過史存明的頭頂，飛也似的跑出老遠，眨眼沒影無踪！霍都巴罕中了呼倫齊這一下重手，結果要養傷三個月，不能夠縱跳用力，只可以閉關休歇，這是後來的話不提。

呼倫齊雖然吃了番僧一記到底鎚，跌了個大跟斗，不過對方用的只是外壯功夫，不是內力，他立即一個跟斗翻起來，全無傷損，那些相府武士吶喊一聲，蜂湧上前，呼倫齊雙臂一伸，抓住兩名武士

背心衣服，一拋一擲，砰砰兩聲，撞在其他兩名武士身上，跌了個滾地葫蘆，他又接着抓起另外兩名武士，提起對方的腿，風車般的拋擲出去，砰砰兩响，又撞倒兩個同伴，剎那之間，呼倫齊用同樣手法，連擲八人，無一落空，被他撞倒的武士，個個跌得頭青面腫，大家看見情形不妙，吶喊一聲，紛紛逃散，剎那之間，漪瀾堂前靜悄悄的，一個人也不剩了！

第六十二回：離相府羣雄空抱恨

這時候和坤相府裡的火勢，雖然有三四處給人撲滅，可是天公也彷彿恨極了和坤，突然刮起猛烈的西北風來，另外兩處火焰，熊熊高燒，勢成燎原，把一般武士和下面，鬧得手忙腳亂，但居然沒有人到漪瀾堂來，史存明跟霍都巴罕鬥了一陣內功，心跳氣喘，呼倫齊側耳一聽，忽然叫道：「史大俠，這座樓閣的背後，有人交戰，咱們趕快過去看看！」

史存明雖然疲累，但是想起自己妻子和同伴的安危，只好點了點頭，兩個人繞到漪瀾堂背後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數十個人影打做一團，呼倫齊眼光銳利，看見桂月娥、凌雲燕二女已經捉住奸相，不禁喜極大叫道：「史大俠！孟郡主的妙計成功啦！和坤那奸相叫咱們抓住哩！」

天山大俠聽了這兩句話，不禁精神一振，把斷虹劍一晃，飛身過去，剛好撞上岳金楓攔阻尼堪布，史存明一聲叱喝：「番狗！拿命來吧！」身隨劍進，嗤嗤嗤，「電光三現」，接連刺出三劍，尼堪布手裡沒了銅鈸，過去曾經兩次吃過史存明的苦頭，看見他抖劍刺來，那敢抵禦，只好縱步旁閃，尼金弓郡主振吭高叫：「岳大哥，呼老弟，你們過去捉拿昏君，那昏君躲在幾個紅衣喇嘛的背後哩！」

岳金楓和呼倫齊聽見孟絲倫這樣一喊，猛然醒悟過來，尼堪布的本領雖然厲害，史存明儘可以把他攔住，乾隆帝身邊已經沒了能人保護（董開甲已死，霍都巴罕負傷逃走），這時候不下手，還等甚麼機會？他兩個不假思索，左右一分，便向那些紅衣喇嘛撲了過去！

乾隆帝這時正在十幾個紅衣喇嘛簇繞之下，他雖然僥倖脫險，還一心一意的記掛和坤的安危，看見岳金楓、呼倫齊雙雙撲過來，不禁大驚失色，塔吉布立即一橫身，舞戒刀截住岳金楓、額古倫開喪門鎗抵敵呼倫齊，呼倫齊一聲大喝，使出掙角手段，不等番僧雙鎗近身，兩臂一分，已經抓住敵人手腕，用力一扭一絞，喀喇兩响，竟把額古倫的雙臂，硬生生的卸掉了肩環骨，臂膀登時吊了下來，疼得他大叫一聲，暈了過去，其餘的喇嘛看在眼裡，嚇得魂飛魄散！呼倫齊呵呵大笑道：「你們那一個斗胆攔阻老子，這番狗就是最好的榜樣！」

他說着一揉身，正要撲向乾隆皇帝，冷不防漪瀾堂屋頂上面，哈哈幾聲怪笑，現出一個人影來，這人影高高的舉起另外兩人，居高臨下，振吼大叫：「史存明！你只知道行兇逞惡，大逆不道，今回也着了姓姓寇的道兒，你要不要自己兒子的性命？」

這一聲喊突如其來，在場中動手的各人，立即停止戰鬥，史存明、孟絲倫、岳金楓、呼倫齊、史



各逞玄技較內勁，
妙施奇襲奏膚功。

凌霜、桂月娥、凌雲燕男女七俠，紛紛抬頭上望，一望之下，不禁相顧失色！

原來站在瓦面上的，正是號為「桶老人」的寇東萊，雙手抓住兩人，左邊的是史劍虹，右邊的是狄鵬舉，這兩

個少年的身上兀自穿着夜行衣服，軟綿綿的，手不能抬，身不能動，不知怎的，竟然被點了穴道，叫寇東萊拿在手裡！月光影下，寇東萊現出得意的猙笑！

原來史劍虹、狄鵬舉和管寒溪、凌志輝四人，扮了女裝，棲身在和坤兒子豐紳殷德的駙馬府裡，孟絲倫準備攻襲和坤相府的前一天，已經通知他們，只一看見和坤相府冒出烟火，立即響應，這天晚上，他們四個完全沒有睡覺，一交三鼓，四個小英雄完全換了夜行衣，跳上瓦面，駙馬府和中和堂相府距離不遠，只有半里左



右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史劍虹四人跳上瓦面不久，便看見和坤相府冒出火光來，他們四個人不禁大喜道：「還是史凌霜幾個姑娘了得，居然在防備週密的相府裡，放火成功，咱們立即過去接應！」

四小俠立即使出陸地飛行功夫來，離開了駙馬府，史劍虹、狄鵬舉兩人出前門，管寒溪、凌志輝、師兄弟兩人，却由後門繞出，他們爲了避開駙馬府衛士的耳目，分道離府，那知道史狄二人，剛剛翻過府牆，來到石駙馬胡同的出口，路邊的民房瓦面上，突然颯聲風响，跳落一個瘦小枯乾的人影來，呵呵怪笑說道：「兩個小狗，三更半夜鬼鬼祟祟，待要到那裡去？今回是小鬼遇判官啦！趁早給我跪下吧！」

史劍虹出其不意，大吃一驚，他以爲又遇着了那要命的癩道姑洪仙韻，急忙定睛看時，來的並不是癩道姑，却是桶老人寇東萊，寇東萊自從到了京師，他的名銜雖然是御前侍衛，可是乾隆皇帝並不怎樣的重用他，只把他安置在九門提督府裡，連皇宮也不准進去，寇東萊以爲自己大材小用，滿肚牢騷，這天晚上，他在提督衙門裡睡不着覺，起來夜行，忽然瞥見和坤相府起火，還傳來廝殺的聲音，寇東萊不假思索，立即奔了出來，要去援救，那知冤家路窄，撞着史狄兩人，寇東萊在南天山的時節，曾經和史劍虹見過一面，那一次他還大敗在史存明手下，寇東萊禁不住勾起怒火，一聲冷笑，現身截住兩人去路。

狄鵬舉看見寇東萊猝然到來，吃驚不小，更不打話，嗤的一劍，使了着「順水推舟」，扎向敵人胸口要害，寇東萊陡的一矮身，用了個滾地龍身法，骨碌碌的貼地一滾，狄鵬舉一招刺空，寇東萊就在伏身貼地的刹那，嘩朗朗，抖出腰間纏着的鈎刺蜈蚣鞭，平地一勾一掃，地堂功本來是他的絕技，

滾地使鞭更是寇東萊的擅長，狄鵬舉猛覺腳下一緊，左右腿脛同時吃敵人長鞭纏個結實，一拖一帶，撲通咕咚，跌翻在地！史劍虹嚇了一跳，疾忙抖劍上前相救！

寇東萊却是陰險惡辣，他看見史劍虹長劍刺來，叫了聲：「好！」腕把一挫，竟把狄鵬舉連人帶鞭甩起，撞向史劍虹的劍鋒，小英雄急不迭忙的往回撒劍，寇東萊又一幌身，仆跌在地，一個「懶驢打滾」，向史劍虹下三路捲進，蜈蚣鞭纏着的狄鵬舉，也同時向他懷裡撞來，史劍虹伸出左掌，向狄鵬舉腰身一托，正要把他纏身的蜈蚣鞭解開，那知道寇東萊在地上騰的一翻身，雙腳踢中史劍虹腿彎的「湧泉穴」，小英雄膝蓋一軟，登時向前仆跌出去，寇東萊趁勢一掌，拍中他背心命門穴，順勢駢指一戳，又點着了狄鵬舉的「章門穴」，這樣一來，兩個小英雄齊齊仆跌在地，半下也不能夠動彈！

惡良心說一句，照史劍虹、狄鵬舉兩人的本領來說，如果鎮靜從事，聯劍力戰，怎樣也可以抵擋寇東萊五七十招，可是寇東萊却用桶子勁裡面化出來的地堂功身法，滾地奇襲，三回兩合之間，便把這兩個小英雄拿住，可見一個武林高手，除了本領之外，還得要有經驗，史劍虹雖然家學淵源，本領不弱，到底吃虧在經驗淺，一撞着寇東萊這種出人意料之外的奇特打法，立即一敗塗地！

寇東萊打倒他們兩人，哈哈大笑，正要把史劍虹、狄鵬舉帶回九門提督府裡，可是靈機一動，妙計橫生，他立即把蜈蚣鞭收起來，將兩個小俠挾在自己的肋下，使出草上飛行的功夫來，直奔向和坤相府，寇東萊一越過相府圍牆，便聽見漪瀾堂那邊，殺聲匝地，他立即飛身過去，剛好遇上乾隆帝被衆俠圍攻，最危急的時候，寇東萊馬上抓起兩個俘虜，跳到漪瀾堂瓦面上，高聲大叫，這一來整個形勢發生了變化！

史存明這一班男女俠士，今天晚上進襲和坤相府，本來佔了上風，雖然斷送了鐵簀、銅拂兩人的性命，可是金弓郡主裡應外合之計，却獲得意外的成功，破了漪瀾堂的機關密室，殺死大內侍衛領班董開甲，打傷雍和宮活佛霍都巴罕，還在秘密甬道裡把奸相和坤，活捉生擒，連乾隆皇帝也四面圍住眼看要捉到手，誰知道半路殺出程咬金，突然來了一個寇東萊，把自己的優勢完全打破，他活捉了史劍虹狄鵬舉兩人，當衆示威，狄鵬舉的身份還在其次，史劍虹却是天山大俠夫婦獨一無二的愛子，如果一有差錯，在史存明夫婦說來，那真正是終生之痛！金弓郡主雖然足智多謀，也是目定口呆，岳金楓大叫道：「姓寇的，你這涼血畜生，枉你還是漢人，居然助紂爲虐，爲虎作倀！」

寇東萊縱聲大笑道：「史大俠，岳英雄，明朝亡了這多年，大清國一統江山，穩如磐石，你們糾合了區區幾個亡命之徒，要想恢復漢人江山，這好比螳螂撼大樹，枉費心力罷了！廢話少說，你把中堂相國放了，好好的返回塞外，修心養性，我也把你的兒子放回，兩罷干戈，豈不是好？何必終日在京師裡吵鬧，攪得天翻地覆，連累了無辜老百姓呢？」衆俠氣得說不出話來，乾隆在十多個紅衣喇嘛包圍之下，也開了口，叫道：「寇卿家的話對了！天下太平無事，何苦仇怨牽纏，你們還是照原來的主意，朕賞給你一百萬兩銀子，你們把和中堂釋放，將秘詔交出來吧！」

史存明一陣哈哈大笑，笑聲十分淒涼，在場的人個個聽得毛骨悚然，天山大俠笑了一陣，把斷虹劍向前一指，厲聲喝道：「弘曆！你這沒有血性，寡廉鮮恥的東西，今天晚上還想活命嗎？我史存明就是不要兒子，也要拿下你的人頭，廢話少說，大家一齊殺上！」

乾隆帝看見史存明拚着不要兒子，也要把自己置之死地，不禁大驚失色！尼堪布急忙一幌身，擋

在乾隆帝的跟前，史存明正要使一招「雷神殛木」，向尼堪布胸口刺去，可是天山大俠剛才一用氣力，頭腦立即感到昏眩，腰身也酸軟無力，原來他在漪瀾堂前跟霍都巴罕比鬥內功，雖然不過半個時辰左右，已經元氣大受傷耗，再也使不出半點武功了！金弓郡主何等聰明機智，立即上前把丈夫手臂一扶，叫道：「不要草莽，皇上剛才兩句話說得對！天下太平無事，何必冤仇牽纏？虹兒還在他們的手裡呢，讓我上前跟他們說話！」史存明知道妻子有心替自己遮瞞，立即趁風收帆，插劍回鞘，孟絲倫向呼倫齊打個眼色，示意他提防敵人偷襲，方才收好彈弓寶劍，施施然的上前，清音朗朗說道：「皇上，和中堂在我們手裡，我一個兒子和一個師姪，也給你們捉住，兩下扯平，大家沒有吃虧，咱們先來一個走馬換將，再談秘詔的事，你放回我的人，我放回和中堂，兩個平民交換一個中堂相國，這買賣還算公平吧！」乾隆帝巴不得希望和坤立即脫險，不假思索連聲說道：「公平公平！寇卿家，你先把這兩位小英雄釋放！」

寇東萊挾着史劍虹、狄鵬舉兩人，由漪瀾堂瓦面一幌身，騰的跳落，拍拍兩掌，解開了二人的穴道，冷冷說道：「孟郡主！讓和中堂過來！」孟絲倫回身向桂凌二女一招手，叫她放人，凌雲燕看見自己朝思夕想的大仇人，好不容易擒到手裡，不到須臾之間，又要釋放，真是滿腔悲憤，她把銀牙一咬，倏地揚起粉掌，左右開弓，拍拍，打了和坤兩記耳光，這兩巴掌她用足了力打，和坤當堂兩頰腫起，口血直流，桂月娥把他一推，厲聲喝道：「奸相！便宜了你，回去再多刮幾年地皮吧！」

和坤被桂月娥用力一推，撲通咕咚，跌了個黃狗吃屎，兩個相府武士立即過來，把他扶起，這一邊史劍虹狄鵬舉也由地上掙扎爬起，返回史存明這一邊，二人俱是滿面通紅，金弓郡主看了他們兩人

一遍，知道沒有受傷，方才向乾隆帝叫道：「皇上，咱們再談第二件事了，你是不是願意拿一百萬兩銀子，交換秘詔！」

這秘詔是乾隆帝在西天目山被囚之時，御筆寫給史存明夫婦的，他在詔書裡面承認自己生身父母是漢人，一心一意要推翻清朝，恢復大漢江山，如果這道詔書被史存明夫婦向天下公開，乾隆帝在天下臣民百姓面前，就要大大丟臉，威信也蕩然無存了！所以在乾隆帝本人說來，別說是一百萬兩銀子，二百萬兩銀子也要答應！孟絲倫這樣一說，乾隆帝急不迭忙的答應道：「願意願意！和卿家，你就暫時代朕墊支一百萬兩銀子給他們便了！」

和坤家裡有一座藏寶樓，樓下建了一所石庫，窖藏了大批金條和銀塊，要他立即交出一百萬兩銀子，可說不費吹灰之力，和坤最會奉承皇帝的意思，立即說道：「是是，奴才遵旨！」孟絲倫突然把粉面一沉，喝道：「胡說！一百萬兩銀兌成金子，也要五架馬車方才裝滿，你叫咱們帶幾車黃金在路上走，任由你派人拿捉？」衆俠聽了這幾句話，不禁哄然大笑！

乾隆帝給金弓郡主當面搶白，神色十分尷尬，岳金楓突然走到史存明身邊，大家咬了幾句耳朵，史存明強抖精神，高聲喝道：「我們不用你立即交出銀子，也不立即還你詔書，三個月後，你吩咐新疆伊犁將軍把一百萬兩銀子押解到北天山下，我們自然會有人點收，這邊交銀，那邊還你詔書，一言爲定！好，再見！」乾隆帝聽說史存明要在三個月後，方才交回詔書，不禁大吃一驚，正要開口，和坤立即向他耳邊低低說了幾句話，乾隆帝強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好，一言爲定，三個月後，朕叫伊犁將軍給你銀子吧！」

談判到了這裡，可說告一段落，史存明向各人吹了一聲口哨，衆俠立即回轉身來，飛也似的撤退，一直來到相府牆下，暗隅裡黑影一幌，現出兩個人來，正是管寒溪凌志輝，他們一見了史存明，立即叫道：「史大俠！」岳金楓把面一沉，喝道：「不用多說，咱們離開京師，一起走吧！」管凌二人看見史存明、岳金楓面色沉重，不敢多問，只好跟着大夥兒走，衆英雄由崇文門轉出正陽門，翻過正陽門附近的城牆，出了京城，史存明回頭望着北京城垛，淒然苦笑說道：「乾坤舊漢終難復，徒向京華留劍影，咳！」他說了這兩句，哇的一聲，噴出一口鮮血！原來他在相府裡跟番僧苦戰了大半夜，已經心力交瘁，再經過陣前易子這一場刺激，就是金剛鐵漢，也要挨不住哩！

史劍虹兄妹大驚失色，連忙上前扶住爹爹，孟絲倫柔聲說道：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一時挫折，何必灰心喪氣，咱們還可以捲土再來！」這時候天色將近五鼓，大地穹蒼，呈現着黎明前的黑暗，星曜倍明，羣雄在暗影裡連袂西去。「子母離魂劍」的故事，到這裡也告一段落了！

(完)

「子母離魂劍」故事，至此暫告一段落，後事如何，請看金鋒先生下一個姊妹作「血詔驚龍傳」就可以給讀者一個完滿答案。

萃文樓主著

塞外呼拉鞭

• 全四集 •

刀槍劍戟等十八般武器，並未包括塞外的呼拉鞭，其實『呼拉』是蒙古土語，『呼拉鞭』即是長鞭，是蒙古人牧馬用的，經過蒙古武師們精益求精，遂成為獨門絕技。直至朱明中葉，已盛行關外。因為『呼拉鞭』法，創自蒙古，揚威大漠，故武林術語，稱之為『塞外呼拉鞭』，本書主角白爾特，乃蒙古英雄，挾鞭入關，打遍中原，『呼拉鞭』之名，乃馳譽武林，論者稱為第十九般武器。

天心插圖

每集五萬餘字

售價港幣八毫

金鋒著武俠小說

- 大澤龍蛇傳（全四集）……每集八角
西域飛龍傳（全四集）……每集八角
天山雷電劍（全六集）……每集八角
虎俠擒龍（全二集）……每集八角
冰原碧血錄（全八集）……每集八角
漠海雄鷹（全二集）……每集八角
嶗山七鶴（全四集）……每集八角
青門鴛鴦劍（全八集）……每集八角
血洗地獄島（全十集）……每集八角
子母離魂劍（全十二集）……每集八角
猿山神劍（全八集）……每集八角
毒掌乾坤（第一集）……每集八角
滄江七女俠（第一集）……每集八角

作者小語

「子母離魂劍」故事已經完結了，可是塞上風雲，並沒有因此停息下來，乾隆帝一天討不回秘詔，一天還不甘心，還有史存明、岳金楓、孟絲倫等這班俠士，怎樣在塞外迎門清廷的鷹犬，這道秘詔，怎樣成為「血詔」，累了多少英雄兒女的性命？以上一切，作者還要向讀者交代清楚，故將繼續撰寫一個奇情武俠歷史長篇「血詔驚龍傳」，就可以給大家一個答案，請各位讀者留意！

子母離魂劍 第十二集

著作者：金 鋒

出版者：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
電話：四八一七三六
政信箱一五八三
電報掛號四〇一

印刷者：環球印刷所

定價：每集港幣八角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 1750.38.100

Printed in Hong Kong